

五百四十一卷  
五首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一

判三十九

軍令門上十九道

執鏡失位次判一道

挈壺挈轡不供判一道

載稻判一道

誓戒判一道

請候降者判一道

不受敵判一道

先登判一道

斬將後殿判一道

戰勝作尋器判一道

克狄孛來判一道

獲五甲首判一道

為將失禮判一道

旋凱獻俘判一道

獻捷稱其伐判一道

還生口判一道

獲俘衣之判一道

單醪投河判一道

受敵入藥判一道

將不迎制書判一道



執鏡失位次判

公司馬執鏡或告失位訖云不爽疾徐之節也

對

分命廢官各供所職有厥居守無相奪倫師貞丈人或曜威而振旅政成司馬將作氣而利用則擊鼓其鏜執鏡以節苟遠疑表盈竭無乖疾徐類援抱而可嘉何動膾而能擬或失位訟匪有孚我則辨明訖乃無咎

挈壺挈轡不供判

律挈壺氏合挈轡以令之云官有守不供其事

對

甲兵用嚴班位在守慘不畏法是壞乃官挈轡挈壺陳力同道軍并軍舍從事殊觀匪恪居於戎律遽俶擾於侯度使介胄之

夫云思拜并熊羆之將方解佩刀繫所掌而有失故流毒而則衆出晉侯於淖大夫且謂侵官加韓昭以衣典冠乃為越事爾不還忌咎從自及

載稻一作養士判

甲為侯邑隣于虜每載稻與脂於車行孺子之遊者無不舖也無不歎必問其名居廡使奏師詐邀譽訖云侯其壯以威虜

對

介狄存君緣邊鎮國有備無患則為邦之大同使勇知方乃訓人之善者惟彼甲也膺茲利建食兼縣邑位列通侯密邇冠雝每惕不虞之至不一作無忘戒惧空思誘掖之仁載稻與脂惠雖存於孺子或舖且歎吾淺為之丈夫何則政貴有恒弗惟好異仁稱兼愛無獨孩提徒為必問其名居亦奚俟於丁壯絕甘分



苦事雖均於越王小信未孚曾不酌於曹歲廉其邀譽法則傷  
深方乎詐善理難寘罰

誓戒判

甲掌誓戒舖敦大防人告其給遊云不可測度

對

國章有節軍政必戒茲不率典誠為曠官甲屬當戎行謹初乃  
事鑿門而誓伐鼓以律戎狄孔棘懼邊塵之是侵咨謀有光遂  
舖敦而外禦式遏寇讐載孚備預觀釁以動在春秋而則書匪  
給而言於雅頌而何失彼人所告不亦厚誣勿得孤虛之竒無  
乖測度之道

請侯降者判

浙江西防禦使請侯者禦使臺守約而爭云非功臣

對

褒德祿賢建封列爵以觀能者且旌以善人惟彼輜軒是職防  
禦敷其七德耀以五兵故人之戎狄重譯來朝比闕蠻夷之類  
稽顙願沐南薰使司欲以德招携請封茅土憲臺以舊非心脅  
未許繁纓得失可知與奪斯在且官不必備器無假人願取罪  
於周書無貽誚於漢法

不受敵判

安西使路中遇賊命其改所受辭不耳致官甲以死王事論賞  
所司以為非戰陣不合訢者不伏

對

刑典有常君命無貳臨危不撓視死如歸贍彼皇華職思其任  
眷言青史惟其嗣之况西蕃小寇乱我邊境忠臣効節絕其姦



詐使國之軍威得存乎信人之質直以成其名事有類於解揚見稱晉代節無虧於蘇武不遺漢策斯乃一言可以興邦獨行可以振古宜申厚賞以勸不能何所司之見疑昧將軍之雅意訟端不息誠合其宜

先登判

甲先登死於雷下司馬三椽之與之犀軒直蓋御史劾其專命

對

委質策名惟忠與敬苟失茲道未之前聞甲實鯁生情深義勇常思報効願納忠貞且預公徒寧懷於倒戟忝膺介士遂自於先登嗟爾徇名何期死政任患有同於丑父見薨則類於紛如右傳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難不越官我其懷矣死而利國爾實為之何直蓋之光華俾懦夫之增氣生涯已謝鼃鼃焉依昔日求屍則聞五

家之免今承寵命遽申三椽之儀優則未乖論且非當徵諸魯史親推見賞於無存考以國章椽服豈開於祈父劾謂專命對將何辭頗得於御史彈毫司馬宜懲於出位

斬將後殿判

景為將斬將擐旗還後為殿久而不至師詰之云馬不進非敢後也

對

讓禮之本矜伐之賊大勇不鬪小知自私故范宣執謙其下塔讓宣尼垂訓欲速不達景也出師自承王命被堅執銳皆奉廟謀斬將擐旗莫非皇化雖聞拓地之績未可貪天之功彼師不仁責其後殿有詞則捨之可也詐善亦不猶愈乎

戰勝作彛器判



小侯戰勝作彝器銘功林鍾軍政訟言時有妨小侯云以示子孫不伏

對

天子令德名

銘一作

曰日新諸侯計功取彼凡獲永啓厥後無忘

遠圖方展器於罇彝果昭宣於篆刻所以徵其不格載此嘉猷

何最爾之小侯敢招賢於大國雖師出一作成師以律其如剋猷之

堆而救死何庸乃是因人之力同季孫之取惡且鑄齊兵聞滅

氏之所言誠非魯德亦胡顏於燕翼遠有訟於妨時請從軍政

之言以蔽林鍾之失

克狄拏來判

甲克狄邑長來有非察者以有疑作拏行軍吏執之云非事士也

對

孤矢所以立威征伐所以柔遠瞻言甲也利用行師奪長策以

從戎俄聞獲醜遽前歌以猷捷方見勞旋惟彼非察職居何等

將守死以效節豈成仁而有渝謀之孔臧實曰有倫有義忠以

明訓必也主亡與亡行為盡室之謀坐為刻吏之詰類伯夷之

絜已不食於周同夙沙之策名何賴於鼓主則辱矣士也何依

既無二君之心宜遂匹夫之志

獲五甲首判

景獲五甲首請謀五甲御史按景干賞蹈利訢云銳士

對

休明在時蒸人亡戰雖塞垣無恐猶勞禦侮之師而銳士而銳

士從戎理急策勳之典日者白蘭塵起紫塞煙飛無風而羌笛



自吟有月而胡兵不去天子聞鼓聲之響按劍興師將軍厲甲  
胄之容登壇投鉞景以聲雄前北望重關西斬將擐旗威推八  
陣屠克執馘勇冠三軍盛績攸聞戎氣自滅甲首五級功可傳  
於藁街請隸五家罪方招於石室論咎雖云蹈利據理抑可酬  
功罰宜從輕景訢誠為順理賞宜從重霜臺豈可置刑既有司  
存請依彝典

為將失禮判

甲為君之右令將卒取清有司劾云雖免君之難而失右之禮  
許云若不欺君安得失獲

對

危事不齒善敗豈亡苟能愛而盡傷忠何詐以廉智惟甲跡同  
丑父貌類頃公立於戎馬之前應職被廬之術進則思賞退則  
圖全擁鐸拱稽初言以律靡旗亂輒俄見覆軍方知處死之難  
期於隕命之禮梅林止渴蓋是從權竹簡儀刑將何勸善免於  
軍難亦曰師貞殊不知索彼軍中范睢以遠降之城下紀信空  
存宜表洋洋之人以旌赳赳之列有司見劾無罪可書

旋凱馘俘判

軍旋凱馘俘毛有二者執云止而劾之軍司云枝距石者

對

兵居死地百戰功宣將鑿凶門三軍獻凱度關山之月橫笛吟  
秋驅隴路之風長旌曳曉實賈子勇寧老我師告捷攸屬獲多  
斯舉故得繫頸請命不以懸首為威亭長罷警邊城偃柝十角  
搖警二毛就擒微古可縱在今莫捨既負投石之力允當操袂  
之來執法劾止未諧通議請依軍見得謂其宜



獻捷稱其伐判

河源使獻捷驟稱其伐

對

師克在和軍政以順將敷奏其勇何求掩於人以為司馬出征君子于役即戎禦寇初利於九征執訊獲醜俄獻於三捷式宣王命大殪戎師而悉引厥功已為已力橫草可重坐樹無聞方歛御於諸友遂颺言於執事同邦至之稱伐非范宣之能讓攻戰必取欲先二子之鳴班列不同終在七人之下聚為怨府職在亂階蓋是速戾於爭功實乃包羞於閱禮不可在位可以左軍還生口判

對

獲則必取兵家舊法捨之一作從權伐國新意惟甲早從師旋又戍邊庭將立大勳以圖貴位爰從是役得展其謀一家將來九族果取其國七縱之術志在平戎是則捨此一家將來九鎮果取其國何止於卿類孔明之用師威懷蠻長同叔子之居鎮德服吳人皆呈輔相之材明於制度誰謂偏禪之任暗合前規節使屬當戎行未知軍要此且論賞翻欲加刑由是觀之罪有所在

獲俘衣之判

乙攻城獲俘衣之或以為非曰使其如歸

對

德以綏邊仁惟克敵必將制勝是曰能賢乙出師以和攻昧以



順戈矛雲合士卒星馳既左旋右抽期乙月三捷人思懸布軍以獲俘以為安忍無親黷武無烈作其令主徵治夫之謀費還其侵地善羊祐之取吳則寒者衣之人遽判於南民歸乃有所城亦復於季孫美績可書策勲宜賞役或非者徒測海而多愧爾有司焉圖包荒而無作

單

集作單

醪投河判

得甲為將以單醪投河命衆飲之或非其矯節甲云推誠而已何必在醉

對

白君易

將主軍情酒存人欲推誠之義必在於均飽得之文不專於醉甲寄分外關令出中權九躄投河義由獨斷一瓢飲水惠在同沾儻師人之多寒恩逾挾續如戰士之載渴功倍望梅分少以

類表無和衆寧宜及亂豈資滿腹所貴歸心少卿絕其見稱漢代子反獨醉膏肓楚軍苟臧否之是集作必由何古今之有異非其矯節是不知言

受獻人藥判

得景為將獻人為之藥景受而飲之或責失人臣之節不伏

對

前人

軍尚隱情臣宜守道况握中權之要當絕外交之嫌景受命連牙遇敵飲藥直雖可舉忠則不知且事君在公訓旅貴信失臣人之節爾豈自明惑士卒之心吾將安仰况兵惟尚詐人不易知同饋醪而無他推誠猶可苟毒流而不察雖悔寧追無謀既昧三思不伏恐涉貳過勿疑以飲徒徇陸抗之名未達而嘗且墜宣尼之訓是違師律難賞隣言



將不迎制書判

得甲替乙為將甲欲到乙嚴兵守備不出迎發制書勘合符以法從事御史糾其無賓主之禮科罪不伏

對

師律貴貞兵符是信苟未會合敢忘戒嚴乙奉中權甲承后命推輪相待集作言赴及瓜之期衷甲自防猶軫前茅之慮且信惟守器權在隱情符節既未合同軍衛如何徹警所宜慮遠安可徇私閱於將迎雖乖主禮完其守備是初軍謀無責進牙恐非直指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一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鼓 叔夏 校正

判四十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二

軍令門下十九道

以因為前鋒判一道

智謀判一道

愛子為賊所執判一道

棄子判一道

矯節用兵判一道

擅發兵判一道

司馬斬髮判一道

軍詞別屯斬人判一道

輕過罰甲判一道

死政判一道

勇壯踰羽林亭判一道

恤士判一道

背侍從征判一道

立功流例判一道

武用文士判一道

復矢判一道

邊將無勇判一道

夜進軍判一道

犯專殺判一道



智謀判

甲為邊將私布渠答仍減防兵御史糾其傷財惰職詞云既  
禦邊寇復息邊人輒欲論功不敢罪

對

敦陣整旅必務成師正合奇勝亦資制敵苟取強於技擊豈見  
責於軍旅惟甲推轂揔戎請纓為將仲升投筆方投燕領之封  
馮緄發笥且得蛇文之兆於是開途伺敵減戍恤人渠答爰始  
踐更斯遣賦晉臣之一鼓俾困蒺藜削漢卒之伍符仲歌杖杜  
虜塵坐清於芄野公問寧侯於瓜期誠可論功孰宜書罪且如  
器械為費用不假於千金士卒獲休功乃逾於三捷止戈若稱  
惰職棄甲何所論刑執簡是科失言斯甚雖疾惡為事叔孫誠  
得於指楹而見善則遷子夏自宜於投杖而勿問斯則為然

以因為前鋒判

甲授律討不庭以因為前鋒薄威去備人告失軍容云先者之  
法

對

古之用兵抑為制勝或以柔遠或以伐謀逸乃楚囚其來報也  
無杆樵採亦我誘焉果而稱師特蘊權決不薄之險隘不要之  
未濟而壯士曲踊於幕庭將軍下矢而鳴鼓豈止血刃當觀擊  
俘亦有藏地勢之間用人謀之運右廣初駕左輪未殷犯違蹈  
鋒申厥誠果矜甲面縛豐鼓縲囚列之前伍以待後殿而薄威  
去兵類陣振旅使戈旌霜指耀征壘而衝喉劍氣趨駭駭門而  
籍骨於惟勝敵亦為奇兵何失軍容更成餘議

棄子判



受命攻城在城中曰將誅孺子報云必與我食之或以其不義

對

受命啓行有死無二雖因義以制令寧以權而滅親斷布壘城先期賈勇析骸懸釜冀論以功食子自同於樂羊純臣多慙於石碯與其廢禮傷愛豈若狗節忘息既覆醢以稱仁何請羨而遺我告為虧義誰復間言情則不經古亦有素

愛子為賊所執判

乙有愛子為賊所執因以登樓就乙求貨既不許而促兵進討所由攻之并子亦死御史劾棄子畜財不可為訓不伏

對

君惠於臣父愛於子蓋稟天性豈直物情事或不可義將何若乙以忝列蓋臣合輸貞節言念幼子痛自闕於防閑欽奉大邦

惧乃撓於法制若執人以求貨皆罄室以全生則因循而求虜掠何算欲求苟免之道恐貽嫁禍之憊所以促兵冀其滅敵雖喪克家之子終成輔國之臣大義滅親且類橋玄之操深仁濟物奚取卜商之慈劾以嗇則將何沮勸

擅發兵判

甲奉使副討罪擅發兵殺康國王執事加賞或非之

對

臨變有謀始聞勝敵興師一作擅興無律終以滅凶甲受命以行觀釁而動輜軒始發將遠使於四方臨衝載馳遂收功於萬里殊傳介之密旨因取樓蘭若陳湯之矯制更夷康國况今姬韋馬馬緩戎糾華奚貪一夕之勲遂侈一作多三軍之事雖掠美以自滿終嗇禍而難封執事念彼武功以為勇爵或人思我王度方



循政典苟示儀以循物無忘經以敗常將為後圖是以為政

矯節用兵判

矯節使邊逢諸國有難遂以兵革平之議不加賞

對

受命以出惟德之恭見可而亦仁之勇矯節何者從茲使乎夙  
駕載馳異將軍之授律飲永言邁逢邦國之交讐同楚君之用  
兵具聞觀釁殊羽父之能請因見出師爰發干戈以祈爾爵克  
寧邊鄙肇敏戎功事貴一作實從宜賞期當物必也不虞或至拒  
寇妄來滅虜地之煙氛息漢庭之烽候專則可也賞宜及之如  
或胡塵自飛我殪不聳空勸遠畧終匪滅謀苟免戾而已多何  
議功之敢望進退二理庶乎一隅

軍副別屯斬人判

丁為軍副在別屯輒以法斬人判將奏誅之訴云專軍別將不  
在部曲於法不合罪

對

天討有罪成師以出注意於將稟命不威丁任既干城寵亦受  
脤非以惠敵期於伐謀履武人之貞居元戎之副執訊獲醜義  
非喪律有虔秉鉞誅在明刑議七德以不傷爰九伐而何害主  
將不能命之以徇分謗生人方欲糾之以違篤青軍簿奉車都  
尉雖謂專而請誅龍驤將軍固違令以告捷况斬之以法乃非  
徇私副在別屯異於擅殺欲加之罪無以為詞

司馬斬嬖判

甲與戎戰司馬曰所遇有隘毀車以為行甲所嬖校尉不肯司  
馬斬之以徇軍政奏其專殺



對

受命以出一鼓作氣惟師在和七戰皆獲觀譽而動者謂之軍志相時設教者是曰武經甲惟理戎興茲薄伐司馬決勝以先啓行彼徒我車惧其侵軼鑿門受服陳其教令既遇隘而難進請為行而制敵校尉不肯斬之奚傷違其毀車有類苟吳之嬖是稱亂命以戮晉卿之僕奏以專殺斯則不然

死政判

死政之老求廩食乙以其無所歸供以間粟

對

功立於時身有寵祿政死於國家備衰榮至若羽林孤兒且不遺於漢主膠庠養老猶見恤於周人雖廩食或求而間粟是用法所當得昔嘗稅於閔門無若我何今慮擠於溝壑既受一夫

之粟何慙七子之居惟乙所供理亦為當

輕過罰甲判

士門使輕過移甲兵按察使糾之

對

制行閔實勿替前明一作典詰罪理軍必條隱令將輕過而悅使同寄令而宥人雖疆場無虞而蜂蠆有毒欲觀攻必取資甲兵適以分金嘗聞管氏入茲束矢復起齊邦師古可權士門之良圖惟允荷法以削按察之糾繆何深理貴乎反寧聞伐善

恤士判

得甲為慙將卒有患癰甲叱之卒毋哭而訴甲將殺其子請罪之甲不伏

對



揔戎之奇愛比善於穰首受甲之徒忽方疾一作病於苟偃均其  
挾纊始勉三軍惠以吮膿方憂七發佇盡甲兵之力坐與慈母  
之哀非輟哭於敬姜喻先悲於蹇叔以父觀子固旋踵而無期  
論一作論將綏兵乃推誠而有及預起三傷之動雖欲防萌深祥  
七萃之謀寧宜見罪

勇壯喻羽林亭判

丁為羽林將超踰羽林亭樓或止之辭曰試弃手搏也而已仰斷

對

天生蒸民稟氣各異國徵武士以壯為先惟丁力冠圍人勇過  
延壽因材官以效職列羽林將為將怕拔距以習虧樂彼從戎  
乍超樓而自矜聊為試弁各適其適亦謂合宜有能不能奚為  
見止

立功流例判

執戟董元於閭敬下立功流例七百人並跳盪功叙錄咸依元  
格酬勲賜階準元軍司削階不入五品

對

董元藝極穿犀官參戴鶡言思報國即此臨營冒矢前驅爭為  
跳盪交鋒直進詎肯遷延忽逢蛟蝶之兵遽一作遂歸螳螂之卒  
摧兇殺敵已立殊功準格疇庸例昇榮級前閨已蒙哀賜後送  
獨被稽留既申橫草何能倚樹一作時但今將一作時執戟雖切披陳曩  
日橫戈且知優劣既言功薄明即效殊懸登執馮之階慮動續  
貂之刺

背侍從征判

王靜年母八十身克侍丁弟順名預軍團點從征鎮靜棄母投



募陷陣有功順慈母背征據法應罪縣令以靜闕養以順棄軍  
俱進堪當各科其罪靜云情存徇國順云意在懷親既有詞  
令不能斷

對

効命指軀式標於盡節冬溫夏清載竭於因心靜母西日沉榆  
氣息掩南風吹棘兄弟怡怡咸承大被之恩並籍高堂之慶靜  
之克侍須崇扇忱之方順乃從征宜著橫戈之績豈期兵交白  
刃侍丁爲報國之臣饌躍頰鱗征客作安親之子或移忠入孝  
或徇國違家忠孝不可俱全國家終無暫闕投筆以去狀既不  
合論辜功一作戀母而還法亦無煩寘罪銅章既而推効玉律須有  
哀矜請俱釋於九章庶並從於三宥

復矢判

白居易

劉說家有喪登車轂用箭復竟人告越禮

對

精氣爲物聚極則散遊竟爲變死而有招歸地歸天人皆共盡  
在師在旅禮則從宜若道屬多虞時因喪律勤王徇節在居鋒  
敵之中委骨指驅但非歌笑之處既觀亂麻之積爰崇復矢之  
儀亦同蕢尚在途畫棺受弟仲尼於館脫駟有情雖流千載之  
聲並是一時之事眷斯劉說有異邦人稱是家喪胡申戰禮罕  
遵升星翻此登車驗古有殊論今莫可科其越禮雅合彝章

武用文士類

得軍師選將多用文儒之士兵部詰其無武藝帥云取其謀也

對

白居易

亡身死藝

集作志身死節

誠重武夫制敵伐謀則先儒士將策籌而可



尚奚騎射而集作足稱軍帥明以知兵精於遷將以為學孤學

劍用無出於一夫閱禮敦詩道可弘於七德功宜保大理貴從

長若王師之有征以謀則可苟戎畧之無取雖藝何為况晉謀

中軍選於義府漢求上將舉在儒流豈唯我武惟揚誠亦斯文

不墜元戎舉將集作未爽能君兵部執言恐為辱國

夜進軍判

得乙為軍師昧夜進軍諸將不發欲罪之辭云不見月章

對

前人

表旗示信戎政貴明在九章而或乖雖三令而惟反乙是稱戎師

未達軍容奉命罰之詞無聞月捷用替師之計方事宵征徒欲

董以瓜牙曾不明其耳目况將經武必在昭文夜號未申招集

有虞固宜不進月章莫舉毀櫝集作自可當辜許非失詞責乃

過聽集作

邊將無勇判

得乙為邊將虜至若涉無入之地監軍責其無勇略詞云內無

糗糧外無掎角

對

前人

封疆貴安伍候尚警苟不固吾圍則速即爾刑乙登彼將壇鎮

于邊壘誠可戒嚴趨集作集罔有敵于我師何力啓納寇戎若

無人於吾地是昧安邊之略信貽失律之凶拳勇蔑無罪戾誰

執如或寇強師老食絕城孤期盡敵而還且勤於監守苟知難

而退猶愈於覆亡宜矜掎角之詞難議逮牙之罪

犯專殺判

得丁將在別屯士卒有犯每專殺戮御史舉劾訢稱曾受棗戟



之賜

對

前人

將非處右莫敢示威軍或別屯則宜專命丁位雖佐理分以戎  
行執專征之權錫弓於周典操司殺之柄受榮於漢儀即有令  
而必行信無瑕而可戮實握兵之能政奚執簡之舉違如或烹  
命於連營畏予不敢今則分部而賜戟無我有尤宜崇魏絳之  
威勿議秦彭之罪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二

才賦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二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三

衣冠扇食官酒器炭藁瓦門十八道

衣冠扇

禁楚製判一道

並冠兩梁判一道

執蒲葵扇判一道

食官

文苑英華甲為食官判一道

庖人進炙判一道

王事酒

車射以酒正以水入玉酒判一道  
公酒後時判一道

造五齊三酒非九穀判一道

下三器

告家有九龍鼎判一道  
有五穀釜判一道

甕負判一道

村人借罐判一道

斲樹為椀椀判一道  
磴分利不平判一道

炭藁瓦

三月不供宮人判一道  
貯藁判一道

造瓦判一道

衣冠扇

禁楚製



乙禁楚製

漢書云叔孫通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短衣楚製

對

衣裳楚製須辨於彩章雨雪燕燕以虞其操濕瞻言乙也所習伊何異子臧之不衷載詩人之將誠同陳成之所衣為大國之榮觀制豈變常事仍師古魯之絳掖君子嘉其茂儒楚之服陶當時不以為罪廢窮閥實之典妄寘不辜之刑

並冠兩梁判

丙為太官令丁為博士並冠兩梁御史奏違法丙云視省進膳丁云崇儒不狀仲正斷

對

車服以庸弁冕有等必章采而象位具文物以招德丁丙各從王事端委清時遵儒師以奉職率饗人以敬理至于玉膳將進躬視丹墀之側縹裹一作喪方展危坐青襟之前雖匪官聯乃同其服進賢遂戴有類於漢臣委貌未得且謬於殷道以兩之製觸鐵柱之威巧詞俱飾文過斯在請詳典式以議科條

執蒲葵扇判

乙常執蒲葵於盛暑人多効之或告妖衆

對

服玩垂則歲時交進韞孤白以禦冬製執素而清暑由是五明開製道在思賢七華擅竒思歸錫寵委方圓以呈質順行藏以適時登用有期箸號無筭之行均山仰時聞景慕執殊方竹非承漢帝之私即好蒲葵式徇謝安之義事符懷舊迹遂移風類折巾於林宗寧侯題於送少將以妖衆執謂欽賢且從三宥之書無陷五詞之罰



食官

甲為食官隸赦合入五品所司不許

對

君有克庖臣賓司味是掌公餼以供王舉甲周均仲呬位涉膳夫漢類高祛袂登食監鼎俎斯設刀刀是供屬澤降紫書榮頒朱組黃香之秩成已云增潘岳之階獨當不盡所司陋其烹飪黜彼乘軒昔筭餽立誠既加都尉壺餐著節亦拜大夫

庖人進炙判

乙為庖人進炙有髮繞之將科罪許云當有外雜事

對

相役庖人政司口實式調玉饌以薦金門屠蒯之德莫如陳正

之雉已作執鸞刀而祖割蟬翼必裁揚獸炭之赫犧鴻毛罔燎以此而料情則可知况乎鼠穢蜜梅一作中已申寬於吳日髮生肉內豈獲譴於唐年請推雉人以雪庖者

酒

酒正以水入王酒判

甲為酒正以水和酒入於王之酒府法司劾其矯監訢稱時供六飲以為涼不伏拜

對

永世唐諱

五齊分名陳乎式法六飲成薦差以時序明其有則誠以無彝率由典常俾克末世是以用光朝覲湛露與詩取侮丞嘗質明行事資以玉度入於天府苟或不懋亦可專一惟其酒正職在漿人非作偽以心勞實陳力而就列相時後動迹匪喻閑師古



而行事乃從禮四運其易六飲攸供佇以稱涼爰資受和俯銀  
林之露井始汲香泉汎玉竿之派霞旋開聖酒若三軍之盡醉  
卽見投醪分八罇之立儀斯或薦飲炎光在候正有叶於頒冰  
清虛坐升序將捐於溽暑官無留事責乃非且未覩旌功奚爲  
蔽善將同矯濫何至寃誣法司自且不明酒正誠非忤典

公酒後時判

甲爲公酒後時爲主司所詰詞曰酒材不足

對

酒以成禮國之大經祭祀賓客咸賴其用甲惟賤伍掌我斯職  
不率其度旋開後時水泉必香無傳清苦火齊不作幾空聖賢  
主司方詰甲乃有詞酒材不供鼎書難議明庶折獄君子倭存  
噬嗑論刑恐貽遇毒

造五齊三酒非九穀判

所司造五齊三酒憲司以非九穀罪云歲無餘

對

和其人神亦在酒醴能善乃事則惟司存故陶器必良旣麴蘖  
以云備六物式序必黍稷而非馨今者周官列職徒聞於五齊  
憲府舉非或虧於九穀尚負壘恥惣貽神羞旣無餘之起訴何  
有詞之能代

盜酒判

卓媪翁伯並業卓嘗遭盜竊飲傾釀翁教以多養猛犬卓家酒  
滯而翁賓客猥收其利媪告伯方便取人財

對

媪翁接開危酒當壚不逢漢高之過何能大售類遇畢公之竊



類煩小盜教其善大蓋以防人間夜吠而雖懲在春醪而類滯  
素蟻空汎鄴中之賢者莫傾盧鵠斯喧高陽之酒徒那至但非  
抑壓教有緣田獨收當曰非宜方便殆成無狀宜科誣諍以寘  
刑名

器

告家有九龍鼎判

是賢告耳孫家有九龍鼎歷代寶之恐非人臣所宜蓄

對

天子建德是班宗彝諸侯立家受受分器業盛鼎彝功昭篆刻  
若使世唐濟不浪長子承宗子之規昨土云亡耳孫何克復之  
有况光一作沒泗氣溢歆汾彼煥龍文昭其象物何速戾於  
懷璧盍歸体於國是賢所告謂得其宜

有熟釜判

封君有熟釜而銘其口隣人告違曰嘗有所賜

對

書功旂常然後克類分命彝器則惟其賢知三賜之有恒故百  
代之令典瞻言彼乙齒我封君開國承家方列土之貴玄衮赤  
舄見諸侯之禮嘉孔生之君衛三命益恭躔鍾氏之仕曹五熟  
云錫車服必班乎國命釜銘何恤於人言出話不然覺善隣之  
滕口有孚勿問驗所賜之徵人必也正名比馬無咎

甕負判

甲甕負彼乙盪倒甕索陪乙不伏

對

惟彼負徒行者固宜矜避至於顛仆盪者非其一一作故爲甲且

或一作非



有詞媿林宗之妙賞乙為無狀殊叔寶之情言謹守既謝於挈  
瓶敝漏方憂於射鮒欲令陪價須盡事由必其廣陌修衢往來  
不接故為塘突是有常刑儻若狹路重闔風塵暗起誤而擊觸  
毀亦可矜刑故則罪合宜家捨誤則陪何足筭但官之議事貴  
在量情言盪非故犯之名稱負乃小人之事勒陪半價將謂合  
宜

村人借罐判

村人借隣家罐未出門打破人索陪云未離本處準令合比附

對

變古易俗因物造器稽六爻之文蓋取諸益司百工之事無或  
不良惟彼村人幸參比屋既借罐而攸要非抱瓮而為勞出門  
未覲於同人繡井先驚於敝漏雖罔離厥所而謹自己招異管

寧之深仁愧林宗之妙賞且官之儀事貴在量情忝日村林得  
來得往祥其故誤有重有輕向若狹肆通闔修街隘路咽綺城  
之歌鼓暗紫陌之煙塵物雖見盪夫何足咎况厲荆扉寂寞蓬  
徑蕭疎破田彼已熟當毀橫事匪因人爰煩投杼勒酬半價良  
渭合宜盪物容據減條損器何接比例轍云不伏深覺詞游

鋸樹為桎梏判

得甲鋸榆樹為桎梏出賣鄉官責其游手惰業

對

士農工商孟堅陳十志之本水火金木箕子載五行之數悠悠  
群動各有定業明明則利為謀不同惟甲宵形運天平巧既勤  
事於賈豎且效功於匠伯加以是揆是度掎漢社之星榆乃剗  
乃鏗揮郢人之風斲桎非承露未立雲表梏殊鍊藥室候淮南



徇錐刃之小利捐耕桑之大業若斬伐愆時未符周禮如雕偽不作自陶魯政夫除害與利禁末觀農固或奢巧寔防器疑玩不涉於無用賣有濟於須雖慙敦本之俗難加惰業之罪幸殊將手宜寬祝面

磴分利不平判

吳丙王丁共有磴納課分利丙云有贖丁云擲日知分所得無贖

對

吳丙王丁均期叶契鷄鳴求利不憚孟柯之機馬磨自資更殊許靖之操市道難固財交易竭競斯外斗顏寧厚於指困徇彼錐刀鬼無慙於碎壁或陳其有贖許以無厭或掠以浮雲稱斯擲日月有修短閱諸至期利有盈虛定乎且分理應各得何假相尤然質劑既未研詳刑名豈能懸更尋枝派方悉根源

炭藁瓦

二月不供宮人炭判

鈎香二月不供宮人炭請處分

對

弄田之所鈎香是司牽絲効官掌炭成務刑雖比漆燒則如珠入侍女之燠爐香焚百和處仙人之丹竈巧液千金變寒作暄轉冷成熱投其鑄冶可以方其造化驗其燥濕可以則其陰陽克百辟之時須為萬邦之日用二月不供三章有犯違令抵罪依條請科

貯藁判

所司貯藁以三千圍為積苦覆無苾防脂切籬合科何罪



對

秩馬所資唯草是用徵科百里輸納六閑黃白無差短長合度  
貯積之法令條有文數越三千里則多避從疑作勤苦覆終閔  
比籬施功不同處事彌爽犯既非戮辜不免科

造瓦判

甲雇乙造瓦口五分畢計其金乙不伏

對

工商異等埏埴殊制故有質茲土化均貨日中乙也徇業求傭  
偶鑿坯而取給甲則溺情豐屋冀如雪一作雲以自潤雖載弄牀  
故無取於舉全約以陶穴亦何驚於散漏且全毀與訟雇買異  
儀雇則不可計全買則合徵成算乙之不伏誠則有詞甲之無  
良訟宜從記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三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四

國城官宅墻井門三十二道

國城

建國判五道

臨宮判四道

城邑判四道

城者疆甲判一道

登城判一道

升高判一道

官宅

造室判二道

宅判一道

墻井

築墻判二道

鑿井獲鏡判三道

義井判一道

國城



建國判 後篇作  
侵官判

典同置臬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或告其越司視事詞  
云知無不為

對

楊仲昌

考工建官匠人營國既匠政本將懋彝倫惟彼京師式模大壯  
三門煙竦九軌繩列殷稱重屋周曰明堂必有以懸之工理資  
置臬之審畫規日景夜考星纏陽不遯來月焉藏往屬吾君稽  
古庶政文明將大朴為城池用無私為宮闕凡諸奢靡咸悉棄  
捐瞻言主司雖設何有况典同之務隸在宗伯雖舉公道全非  
守官輒相奪倫焉以逃貴望貽出位之誠以厚正名之典

同前

褚亮

定之方中作為宮室紫微夜視考太一之常居黃道畫參取義  
和之亭午於是審曲面勢置臬懸衡各有典司無刀一作無詢於  
梓匠越其樽俎翻見作於同律晉雖不競楚勿與知侵官有刑  
罪將安捨不司宗伯之事妄為苟息之詞人亦有言自貽伊咎

同前

乾道著明聖人作則仲必觀象測陰陽之運行俯而定居考星  
日之中正法象無昧道誠傳於古今典司不憊事宜禁於侵越  
典同業尚多藝知無不為成周舊臺嘗見立圭之法作楚前室  
能探臬置之規候大陽於齊天占列象於清夜六龍齊御不差  
亭午之陰眾星環拱自識方中之節雖行之有則無慚述者之  
明而視或越司終代匠人之劄

同前

晝夜分象為章于天欽咨日官懋緝星紀探六歷之無爽齊七



政而不忒周官命職各有司存相彼典同實非其任安得置斯  
水泉均彼土圭苟違盈縮之理徒知分至之節雖占星揆日坐  
識乾坤而越局侵官終懼罪罟既紊銅渾之典請桂玉條之律

此下二篇元編在五百四十九卷雜判門今移入于此

同前

百揆分曹式著尊卑之位九流開務非無主守之規若官得其  
人綱在條而不紊任乖其器玉毀櫝而何憊惟彼典同頻輕其  
職不專律呂之應傍占星緯之中在定雖合於楚宮理識式乖  
於周秩越司之過誠謂當仁然以君子器周無往不利調鍾則  
聞於合饗置泉何隔於庶通即欲論辜恐乖輕典請重考其本  
藝然後定以明科愚管所窺將此為允

臨官判

景登高臨官法司斷徒一年景許云今所  
將以寇盜無擾隣伍有孚以宗墉濬洫用備於王制屋粟里布  
亦率於周典猗嗟彼甲務成厥功足使孔丘門人論於千乘之  
賦鄭國說者難於九仞之高豈謂立身致誠人未從命不聞忠  
信之迹翻起比周之言忘筌深謝於得魚致損俄聞之屬狗且  
辨璧以聽理貴審詳束矢而論道取嚴科且損者恐其無過命  
者寧載有詞待窮三刺之典然措片言之折

同前

侯伯之城五之一苟不以度事或有虞甲恪居官曹慎固封  
守魯大夫之為政必葺其垣晉獻子之城周先例其邑豈謂澤  
門之暫見沮于邑中之子于垣載闕于詩頌眷言于乙深昧從  
時且人之比周既貽官謗而墻之隙壞誰執其憊今遐邇又寧



邊鄙不聳奇不從命亦何惜焉處嗾矢熬棄人何其况屬於古  
令出惟行欲加典刑可以理遣

同前

鹿慶期

自上棟下宇疆理井田度土居人量地制邑故墉垣是葺板築  
聿修華元巡功見謳于城者子囊臨遊貢策於荊王甲何人斯  
職茲仞邑乙不從命同之鑿垣趣舍路殊便為鎖一作隙未雖叔孫  
受繫每効勤勞而子騫發言何必改作遽營危堞未崇射隼之  
規不憚嚴科輒嗾夫熬之噬棄人用犬何其不藏既紊風猷請  
書霜簡

同前

張思鼎

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度土以居人量地而制邑將興板築必俟  
命疑作金植劃以斷岸長雲負以重城四郭孟柯五畝匪宅是宮

孔丘數仞奚茲仰止坐異里仁之美行多嫉惡

對

呂焯

至若惑衆創規邦憲胎範能賦雖聞一作云於曩列不呼取誠於  
前經景登臨此時宮墉近矚方比迹於桓景豈均賞於屈平窺  
見可徵憊尤自速法司務惟疾惡志在繩非未窮今由所之遽  
加徒罪之罰待詳疑壁方可揮鉛

同前

范令芬總曰作冬芬

立圃邃居青宮祕禦事隔中外理絕登臨景之無良自貽伊咎  
升高異梁竦之憤抵法挂臯陶之刑且夫子之牆猶其難見儲君  
之禁焉可輒臨然法難動搖罪宜欽恤弊一作典獄雖結於徒坐  
往訢須從於減科

同前



宮室九重深居而理山河四顧設險為雄或有登臨當其近密始疑楚宮極目春江終類子牟遊心魏闕事必無故情其難捨抵玉律以懲違論赭衣而何失既有詞於令所須閱實司存懸議科條恐其深刻

同前

帝宅天居深宮邃宇闔闔爰啓井泉是壯必資恭敬無或登臨景昧科條輒茲違犯且登臨之理抑有前聞栢景所以銷災山濤猶其望遠若非此道終舍加刑法司處以徒年景訢猶為文過謂從令所冀科裁嚴且前星發輝少陽開景銀榜之門斯闢玉裕之德稱尊焉可輕然幸來憑眺法司科結正合公途

城邑判

甲將仇乙不從命比周狗以厲之損乙

對

蔣勵已

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巢燧彌遠於三皇城邑已安於萬姓之辭苟此不從胡施而可棄人用犬雖猛何為且闔門塞實在明時而難許比周阿黨豈君子之攸宜損乙既謝於當全罪甲庶期於無訟然恐造有妨害非有吉凶或利晉而闕秦將抑彼而就此各從所便不亦宜乎

城者謳甲判

甲為植巡功城者謳之甲乃鞭之其城者訢不伏

對

千乘制國百堵興詩義非取於復隍道寔遵於高壘繕葺惟隙人其以寧廣袤無稽禍由莫大是以京制非經禍延鄭伯梁興不處卒有秦兵在悅使以忘勞豈嚴刑而毒衆甲為其植是訓



於從庀以功程務其操築傳巖之野疑將見於代刑邑中之黔  
即類聞于有沮與其百板就以九成方取託於啼鳥佇推功於  
射隼匪隕孀妻之慟寧頽薛縣之琴晉獻成周初開仍邑華元  
植宋遂見為謳省已良虧尤人遽覩棄甲而復事本叶於前閃  
執朴以行謹何貽於是日成其輔頰雖成膝口之嫌既謹垣墉  
請追噬膚之罰

登城判

甲登城而指乙告其惑衆甲云實無妖言

對

王令然

先王訓俗禁以窺臨君子執身慎乎登降惟甲才非入室教異  
垂堂既處隘而乘閑既因高而眺遠乎看雉蝶迴數人家遍識  
山川周知國邑殊鄭君之伺敵忽上增埤同漢后之思鄉且瞻

長路行未聞於能賦告將惑於妖言不指不呼孰云知禮從輕  
從重旋欲議刑向若甲是卑流恭隨長者承所視而待問事緣  
情而可矜今者攀陟不且驚疑于衆獲疑作護非有飾雖云李徑  
無言故犯難容亦可棘司懲訓嚴城作限緩獄何逃罪自招於  
指揮理宜退於伏心

升高判

解式與長年行因升高不從所視遂杖之式訖卅斷鬪論省科  
失入

對

王延光

視瞻無回在於往記周旋有禮著之前聞惟彼長年與茲解式  
行將望遠豈伊升高之能賦悠然目極寧復登山而送歸且平  
原垣夷迴首超忽苟不從其所視欲何詳於切門式之立身誠



未謂之學矣長者加杖蓋亦尤而劾之則不愠不知君子之通論如怒如社詩人之美術既牆面而欽於州見而失入在宥遵請乎肖科

同前

田南畝

罰懲其淫禮主於敬若長幼之失節在典刑而無捨蠢爾解式從于長年三人而行尚聞擇善十年以長非可肩隨况侍上立陵不能向其所視如問及雲物其將對於何詞無儀所謂於伊人有體自均於相鼠扶其傲禮固未乖宜昔者蜡畢出遊言偃問其歎幼而不遜尼父叩其夷侯合志為友前賢猶且不啻年長以倍今日云何致罰必若齒於鄉黨則應全作贖刑如或列於父兄豈可求之凡鬪失入且從宥見定刑更待州申欽哉惟刑捨此將濫

同前

先王設教各有等威君子慎儀必修德禮苟昧斯道時謂不欽解式妄人不若厥訓徒守尊卑之位終乖敬讓之節不從所視寔曰德儀或人杖之是亦奚爽州曹丕弊因噬時之遇毒省司失入覺從者之詞游罪自己招云誰之咎請當從禮之罰勿聽無稽之訢

同前

張郊總目作郊

行已以恭執事在敬同人攸往于野則亨苟踐禮而不踰必遊目而從覩瞻言解式惟是長年道契三人方擬同心之利名參百行亦專好德之寵行邁云靡丘陵是升覽雲物於五方壯山河於千里不從吾視奚率爾虞事類武侯且未屈於天起義同文子仍不徵於叔向禮經有素楨楚收威寔長者之訓恭何薄



言之速訟淫刑以逞外臺於是觸藩寬政荐敷仙省準一作其射準

同前

劉孺之

設教以防禮不逆矣遇長不敬患至擬焉苟訓典之不修乃扑撻而何害相彼一作時解式誠謂狡重五人群居且聞異席十年以長則必肩隨不恭辟呬之儀致闕升高之禮惑其所視吾何以觀之哉杖以作威固當斯害也已小人文過肆以薄言君子詰姦無從長傲歸諸司敗足示陵尊成以調人可徇犯齒且州司以刑類均短綆會府是糾且異長鞭伊小大之以情庶猛以相濟

同前

王靈岳

長者與行登高向視古之用典決事原心越則謂昏逞而生害是夫鞠維從陟丘陵已實處卑執奚有躡拾足于後固合蓋恭肆目以遊無乃長傲遠有所望閭而莫知使曳練吳門宣尼尚惑徹蕃晉壁楚子徒觀苟由禮以防非則記過而及杖况尊能制幼刑期就均所罰則可豈宜有訐嗟州儀之非當招省司之是詰

同前

程諫

恭敬何常少長有禮自以引以翼無失於等威左之右之動瞻從於視苟昧斯者則何以觀解式陪彼長年身居溺歲比景未聞於有德居必且見於無儀於是舍居而徒升高自下異梁鴻之適越不覩興謠殊相景之襍災豈能成俗既而碧空一色翠微萬里迷周流于遠眺闕咫尺以承顏稍雲之枝遂行白雲一作雪之途且默然鞭以為罰恐傷剛暴且人而無禮寧罷防閑與



其居尊而肆威曷若道愚而誘暗况繫蒙垂像於周易叩脛設教於孔門徒事薄言寧容紊過剖符之群涉深故於闢論握蘭之司雅議懲於失入

同前

陳濟卿

介福維祺授康緝御未擠濟壑是澄丘陵將察視之致虧唯對問之所招非我族類其心則乖且幼長之行陟降有序儻云能賦遂爾升高或匪事親爰大杖豈桑榆之已逼將櫛楚而收威設取愧於鬻婁終見傷於甯越外臺寘辟寔諧所許華省繩愆諸修其本解式之競長年其悲

官宅

造室判

丁為室斲其緣而磨之法司科罪訴云新加三命

對

袁令問

九儀辨等八柄正名設貴賤之地立財用之宅如或居處無節制度不經動而失中難以為正彼丁為室將寗是居有覺其極於粲而掃上棟下宇燥濕不交輪焉奐焉鳥鼠攸去既成隩作如位宗以德尊不事庶隅知物誘而心怵無法自守用奢宣驕安且隩考其功可取斲而齷也於禮則邪且加命則大夫之命比室則君國之室何取彼義自用於身請麗本刑無撓常度

同前

易稱上棟下宇禮載度堂考室眷言崇飾誠有等威動而或踰過則誰任丁沐我皇化策名清時既登大夫之職方用少牢之禮爰修其廟載飾其椽斲之則通齷之末可事且非據法實難容尋考父之銘雖同三命徼穀梁之傳憇諸侯憲局所科罪斯



得中

宅判

洛陽縣人晁諺先蒙本縣給同鄉人任蘭死絕人一區又被蘭女夫郭恭妻理訴此宅縣斷還諺州斷還女諺不伏

對

任蘭幸逢昌運得齒齊眈欽奉太和庶延遐壽豈謂夢瓊殘喘奄就飄零連石餘輝遽聞道進但以庭虛謝玉掌絕韋珠同伯道之無兒類伯偕之輟嗣孟軻五畝竟闕承基楊雄一區俄從別授縣司以女既出嫁判給晁諺之家州司以宅是見財斷入郭恭之婦宅及資物女即近親令式有文章程宜據

牆井

築牆判

洛陽縣申界內坊牆因雨頽倒比令修築坊人訴稱皆合當面自築不伏率坊內眾人供修

對

赤縣分曹黃圖控邑周公曲阜池一作是浮龜之浦元禮高門地人積登龍之望擊鐘鳴鼓歌吹由其沸天向術當衢靈閉於馬撲地厲長空驟雨看石鷲之分飛廣術頽墉見銅駝之咫尺仲尼數仞無復及肩相如上林唯餘填塹徒掃茨之有刺終射隼之無由奚疑作爰興洛汭之垣載侯傳巖之築雖人惟比屋而地實離疆幸無踰於舊途理宜歸於本界若其眾戶始可興功自招頭會之嫌仍必面牆之請與奪之理斯之謂與

同前

虞浦

帝王是宅河洛之陽雲闕巖巖列綺城之萬雉環途隱隱分體



國之九經重開交開樓臺相距屬陰風迴扇累日沈輝灑洪雨  
於四溟布族雲於千里煙凝萬井萍汎中衢半露宮牆坐見室  
家之好全頽環堵行瞻湫溢之居且揆務黃圖叅榮赤縣理須  
遵察故典謹牧黎人必使溝洫廣開垣牆甚厚因茲發令正叶  
隨時坊人以東里北郭則邑居各異黔樓猗頰乃家產不侷奚  
事薄言仰遵栢式既資衆力須順人心垣高不可及肩板築何  
妨當面

鑿井獲鏡判

鑿井獲鏡古不送官司憐告違法

對

玉甃浮輝珠星湛耀漢陰舊址方除飾智之心譙國開源忽遇  
神仙之兆乙迺劬勞是務穿鑿為功暫因梧樹之榜遂覽菱花  
之照光芒駭目驟裏一作窈窕明心見飛鵲之時來覩迴鸞之屢舞  
雖則私獲合送官司愛而欲留法將焉許自招其責誰復哀矜  
隣人告之雅符公正

同前

呂務博

乙既鑿井將開射鮒之泉欲施緇瓶已獲盤龍之鏡清源初鑿  
疑菱花而始成玉甃將升似明月而飛出寶匣藏而晦字美人  
拂而生光玉濛覽影已堪自愛秦嘉贈心歎惜何極眷言此得  
誠所珍奇爰令送官不恠于下誠亦允當固無所疑即以隣者  
之言寘乙之罪庸人陷法只堪矜請寬於乙將謂恤刑

同前

乙也鑿井遘墳而獲古鏡抱春銅之色涵明月之輝罷照秦樓  
未縣温室玉女窺而不倦仙人磨而益明異龐儉之得銅殊宜



尼之對金既曰奇觀理合歸官雖隱則有愆刑故無捨然物非  
古迹事或可矜請更審詳方可裁斷

義井判

得人於京陌施桔槔汲水作義漿尹責擅穿街地訴云濟途行

對

香街隱隱垂柳垂楊行道遲遲載飢載渴既緇井而辨義亦鑿  
木而設機故窮谷射鮒坐忘抱甕之勞挈水濟行人符鍾王之  
兆魯宣遊往未捨蟻丘之漿漢戶載馳旋觀章臺之陌責其專  
擅雖掘地而及泉濟以途行庶恢天而漏網苟利則可胡其未  
從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四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五

判四十三道

閔門道路門三十一道

閔門

棄符繻判一道

作刻出閔判二道

越閔判三道

謁者私渡閔判一道

恩賜綾錦出閔判一道

閔門誤不下鍵判三道

向街開門判一道

新作南門判一道

道路

廬樹判二道

道路判一道

徑踰判一道

科木作道判一道

穿牆出水判一道

開溝向街判一道

染甕灑塵判一道

街內燒灰判一道



造橋判一道

縣令不修橋一道

私雇船渡人判四道

不修橋判一道

閔門

棄符繻判

岐州參軍郭丹克計吏在路遺棄符繻及至大震閱贈令五千文而府史胡有捉丹越度告令取受隴

對

漢陽故國隴岑舊境若

一作眷

彼郭丹効宦茲邑同元淑之計吏

比孫楚之參卿而重閔設險是稱襟帶因辨馬而方來候鳴鷄而載入符繻且棄雖有異於終軍道德斯留亦何慚於柱史從茲經度未失事宜若論尹喜之辜誰執侑陽之罪胡有妄告欲一作抵刑書在於二人何所推鞠

作刻出閔判

寧成抵罪得脫乃作刻出閔

漢書作解脫詐刻傳出閔

未知科何罪

對

寧成刻薄為吏威酷成章吞舟之魚翻聞不漏觸隅之鳥遽見無逃不能戮辱自明霸遲取効而乃背叛西土蓄積南山刻傳既曰詐欺踰閔豈為誣罔請宜周侯之罰仍從漢相之科

同前

鄭自新

錫以忠貞庶典諧輕嗟乎漢吏脊彼寧成不見我唯聞刻薄乳虎之怒士卒所驚貪狼之名區宇攸震擅南方之利益志在徇私叛西土之寵章心懷背國刻薄既稱虛假論辜深是乖違請宜金科方形玉律

越閔判



越度關府欲科罪稱告急切不暇請公文

對

張欽敬

恭惟我王設險以守是立關禁防諸末遊彼何人斯于國之紀  
異驅傳之高節非買符之達人去必乘星學鷄鳴而夜度行惟  
渴日談馬邑而朝迷此則匿姦於心作偽難恕徒急切以文過  
豈刑章之可逃速歸爾尤無惑朝憲

同前

封珩

王者署一作置關是為臣防所以察出入驗符繙故終軍入秦  
棄之以擊節藏文相魯廢之而受嫌彼何人斯輒此踰越稱急  
切之利往冀刑章而免科當今烽候無虞蠻貊請職荒徼不聞  
於擊柝私室寧容於度關請科罔上之人周社憑虛之說

同前

因固作關設險居國豈伊征算是隔夷夏踰則歸法理惟其常  
越度人斯初開有告弁繙抗志無似終軍之遊詞謀遂行且殊  
遽瑗一作伯之出彼則請給寧異公文卒可坐視更籌候鷄鳴  
而容度豈謂意陵霄漢學鳧飛而影移行雖有由越深無狀寘  
之于理其誰不然

謁者私度關判

汾陽縣竟戎幼學弱冠應舉西入關遂委過所至京不應所對  
退從小選補謁者戎情思罷歸請過所專一作曹司以無來文不  
給

對

竟戎地接汾河業膺洙泗道標強學擅英妙於州一作鄉閭年在  
弱冠暮明駁一作經於鄉國籥雲行地載馳千里之路驚露聞天



爰振九臯之響遷亭記柱馬生之壯志可追函谷棄繻終軍一作子之雄心尚在雖言高方朔而調下孫弘便抑大成將從小選入仕有吏曹之恥出閔無使者之榮名宦以調役生悲田園以歸來興嘆昔時過所以委於中途今日行文須憑於下署無宜部傳不可買符事在弘通理難退抑

恩賜綾錦出閔判

安息國莫賀遠來入朝頻蒙賜綾錦等還自隨閔司以物皆違樣不放過

對

劉穆之

莫賀就日輪琛占風削袵既踰葱嶺使集藁街頻承湛露之恩幾何油雲之施至若綾開翥鶴映睢浦以成文錦縵翔鴛艷江波而濯色近九重之厚錫亢萬里之輕齋閔司以寄重咽喉任光襟帶物皆違樣既生非馬之疑事乃出蕃須至鳴鷄之失既緣恩賜有異常途勘責不虛固難留滯

官門誤不下鍊判

安上門應閉主者誤不下鍊

對

姚呂令問

門闥洞開國都以赫禁鑰一作銅下同崇設王府則有茲率厥典欽乃攸司重城建高安上題榜當天衢以南豁臨帝庭而北峙上以發皇明之壯觀下乃備他盜之非當膽彼主司或殊善閉闔而不鑰已彰慢藏開而不鍵誰測深意但人同於失雖有類於茅茹法貴在寬尚未方於寬陸若謂一時有誤須稽錯失之由必當外戶不高率累升中之化請捨小過無傷大猷幸未深於威耳庶無勞於噬臍



同前

姚震

職司其居官以物辦苟失其道孰云其憂杲杲重城上列雲霞  
之氣昭昭洞闔傍連紫翠之宮所以崇邃高深隔闔中外所以  
何一作非執異服驚驚非良鍾鼓司時自可密而善閉煙光滅景  
翻乃虛而不闕高鍵空施隄防靡寄且比之職守用備非常故  
而不嚴誰曰其誤宜致繩愆之責以懲慢官之罰

同前

王維

設險守國金城九重迎賓遠方朱門四闕將以晝通阡陌宵禁  
姦非脊彼閤人實司是職當使秦王宮裏不失狐白之裘漢后  
廐中唯通赭馬之跡而乃不施金鍵空下鐵闕將謂堯人可封  
固無狗盜之侶王者無外有輕魚鑰之心過自慢生陷茲註誤  
而抱關為事空欲望於侯嬴或犯門有人將何禦於滅紇固當  
無疑必宜嚴科

向街開門判

于門告張第向街開門第云祖父有勳蔭

對

王謹

東海于門高容駟馬南陽張第榮珥七貂通德未孚薄言斯露  
或以霞扉畫敞臨大道之青樓畫拱雲構接長揚之綺陌有同  
樹塞不遠人境車馬之客相闐冠蓋之賓坐合若也人惟白屋  
奢僭之辜何官必其地是朱門公侯之家始復有勳有蔭既未  
審於高卑應闔應開誠可窮其新舊敬申三覆然定五刑

新作南門判

甲新南門或人糾不時訴稱以新易舊

對

楊成象



門戶攸設姦慝是禁以開以閉在昏在晨當啓塞之從時實終始而合制若位宗列國名大諸侯因農隙而度功既日至而斯畢且魯門所作丘明書以不時長府匪仍宣聖議其有改蠹茲甲者興事不藏雖善閉之典聿修而從事之宜或紊糾之則可稱易奚為

道路

廬樹判

商子行飲失節生疾抑云廬氏井樹不修

對

李融

先生作則以廣利制命以居人故官立井樹旅有施舍相彼廬氏寔曰職司在故事之允修於從政乎何有既而日暮途遠商子載馳轅端真向馬靡首託既傷行旅之感加之暴露之憂温寒失時以干六物飲食不節是生百病且固生納幣咎在晉鄉江氏失布盜由楚相玉毀於櫝罪有所在

同前

邵潤之

四人有業天下同歸理在營生方光潤屋貨賄山積是往來於五都珍其海輸乃森羅於九市曠言商子實職貨遷一作貨襲絃高之風為絳候之事經途所亘多蹊涉之勞飲宿乖宜爽陰陽之候野廬所掌井樹是脩何得曠於主司致有損於行李遂使銀牀罷汲無郝子之投錢碧樹摧榮聞茅生之危坐盍歸司敗以正爰書懲其已徃之愆永息將來之弊

道路判

乙主路三十里置作館州按其遺古制詞云險陸相半

對

趙良玉



國有郊鄙道有實廬是崇委積以待羈旅眷夫惟乙則日司存  
掌後康衢順帝之則修其候館虧古之制公家之事為之式可  
舊章不率誰敢久從且十里有廬五十里有館典經攸着龜玉  
是司徒以險陸為詞其如專擅之罪

徑踰判

乙有畝種田苦徑踰者訴廬氏不柰

對

國勸勤農戶分田畝三時克務九穀斯登乙有良疇類為膏壤  
我疆我理式辨於溝塍是薰是蒸以薈音蒿其茶蓼觀黍稷之疑  
疑見麻麥之芄佇成庾億之詠冀貯畝種之之積推耕讓畔異  
閑田之莫爭越陌度阡爽野廬而不禁乃徑踰而是苦實網漏  
而將踈蹊田奪牛昔聞大甚議獄詰鼠合則持平宜稽廷尉之

法用正野廬之罪

科木作道判

當路多石所由科木作道

科擅賦役

對

馬先一作粹

繕理通衢必遵時令蓋藏多暇農人務閑既刊木以為工亦隨  
方而適用於是取材深谷興役平人將肆力於夷塗必希心於  
公道馳騫由其克濟行李於是知歸何所虧違論其罪坐必害  
情惟物據法須峻刑名若功可利人撫狀猶宜獎應縣為斷結  
理未融平請更下推使其無訟

穿牆出水判

甲孟穿牆為水竇流其惡於街衢坊人論告

對



甲孟地遙汾澮居此閭閻喧上陌之風塵亂中衢之車馬攸繁  
湫隘未適閑居仰甲第而多慙顧衡扉而自惡鄰光近接亦重  
於丘墳竇孔傍流忽染於泥滓遂使浮雲之騎坐惜連乾道路  
之人行嗟揭厲流惡既侵於五府議刑還抵於三章牒送有司  
用懲其失

開溝向街判

丁開溝向街流惡水縣令責情杖六十許違法既有文不合責  
情並仰依法正斷

對

惟丁門接通衢美非里仁異汾澮而流惡成閭閻之致泥遂使  
軒車曉一作晚度將墜於曳輪銅墨風行有聞於箠令雖禮律之  
目彼此或殊小大之情得失斯在而法有恒禁政貴移風故議

事之刑則符令典妄情之許期于自息

染甕灑塵判

丙傾染甕惡縣街衢令答丙云便灑軌塵於事無廢

對

孫欽望

閭閻撲地咽綺城之歌鼓軒車沸曉度紫陌之煙埃攸更湫隘  
或資洒掃丙也業在門居向惟街道傾茲染甕殊漢陰之息機  
灑以香街異汾水之流惡黃圖作宰當旌臥疾之奇玄覽滌除  
令察軌塵之穢將加箠令允符鞭作灑凜之憊已聞揭厲無良  
之刺難漏刑名令既有科自成美錦之製丙期無訟難雪素絲  
之泣

街內燒灰判

今月望日西市商人街內燒灰曝布署令梅登一作以其犯禁



決三十致死家人許濫刑

對

赤帝司節朱明肇位月一作日當既望時屬正陽理通幽化之急

須長明生之氣商人徇利小子鬻賈同長房之居產不得神仙

類絃高之聚財寧宜犒士遂焚灰上路曝布長衢既觸陰科且

亂陽禁躔次有累於干紀草木不滋於殖豐梅澄所守簿有笞

刑精氣為物類齡俄謝論古不知於內外定罪須憑於繩墨家

人雖許須審而行一作如何

造橋判

河陽欲造石梁以費廣請造舟計風鳥海鷲亦用鬻巨萬州使

相爭不定

對

河陽地即帝畿境惟天邑石季倫之別業吹樓雲斷潘河陽之

古縣春樹花開波石沿洄沓崑崙之水車馬闐咽侯鼉鼉之構

虹梁鵲柱既暫勞而永逸風鳥海鷲但有捐而無成委兩端且

多職競將申一部希効管窺宜與鞭石之功無取接舟之議

縣令不修橋判

長安萬年縣坐去歲霖雨不修城內橋被推按許云各有司存

不伏科罪

對

天開紫極地列鎬京渭水即飲龍之津橫橋得牽牛之象而二

縣稱劇兩城攸壯望雙闕而如雲對九途一作遠而若屬頃年淫

雨中達泥滯石梁隳構鐵鑠不修馬惜連乾遲迴於欲渡人嗟

揭厲歎息於無良既愆十月之期須明三典之坐然則據地雖



從縣管修橋乃合監營職司自可為憂有司無宜濫罰飾五材而入用選百工以就程俾令蜿蜒如虹佇見闌干若斗請準此狀各牒所由

同前

崔翹

顧免離星商羊應雨浸厚地而沮洳灑長天而蕭索凝雲不動覆雙闕而朝躋行潦坐流匝四涓而夜下遂使鵲橋牢洛虹影欹傾石杠沉而鐵鎖暗移舊枝壞而新查亂墜兩城之內是日帝居作漕自合修營赤縣元非管屬輒被推按乃涉濫刑至於司存事資懲罰牒問由緒方正科條

同前

趙和

中京帝宅上路星橋宮城俯臨九重密邇康莊或斷一切停留架海鼉鼉誰看往迹墳河鳥鵲不見新營冠蓋相喧漫紅塵而不度車徒競擁駐白日而移陰修構既在科須差遣誠歸正典事合屬於將作不可責以親人訴者何詞請停推劾

私雇船渡人判

洛水中橋破絕往來渡縣令楊忠以為時屬嚴寒未可修造遂私雇船舫於津所渡人百姓杜威等連狀舉忠將為幹濟廉使以忠懦弱不舉職事以邀名欲科不伏

對

上洛飛湍中橋施構參差危柱若星影之全開斷絕浮梁似虹光之半起望九衢之車馬未見川流瞻兩岸之風煙更疑波委揚忠宣風帝輦作宰神州以修造之辰當沍寒之節私估船舫公然往來論惠雖是恤人語事便非濟物且雨畢理道水涸成梁莫不率由舊章抑亦編諸甲令故違憲法自寘刑科廉使以



懦弱繩愆正符厥理杜威以幹濟連狀未識其宜

同前

圭墨勝壤鼎邑名都八達開衢傍連鶴嶠九重危堪近枕龜津  
鐵鑠長橋衣冠不絕金錢廣將車馬相望楊忠擢以茂材宰斯  
京縣屬虹梁落構翠激驚波滯商賈於平川阻駢駟於上路將  
以日躔南睦氣叶各郊當此沍寒難於修葺役徒未集且叶愛  
人船舫有司何乖蒿事杜威蘊德載述風猷廉使繩違遽投霜  
翰究其所以蓋取義於隨時觀其由所亦何煩於褒貶

同前

李孝言

曲洛圭墨交風鼎邑途開九達城控八閔積溜澄雲王子吹笙  
之浦驚湍落日馮夷剖蚌之川衣冠之所往來商賈於馬交集  
所以亘此星柱架此虹橋疑海上之浮鼉似天津之飛鵲誠合  
因人啓塞隨事修營豈可使曲一作直岸全崩危梁中絕驚波淼  
淼却停流水之車急浪悠悠翻擁挑花之騎楊忠莅斯劇縣輒  
樹私恩不遵十月之規有損二周之化造周之義自有公營浮  
航之機詎宜私佑道橋有闕懦弱可知請依直指之科寘以曲  
從之坐

同前

崔釋

三川朝市六合樞機冠蓋如雲擁金錢之馬將軒車若水赴鐵  
鎖之虹橋遐邇所資往來為要不謂波湍溜激柱朽梁摧鳥鵲  
填河空餘處所鼉鼉駕海尚有規莫自合修營豈宜停廢楊忠  
佐光銅墨境控圭墨仙舸橫流異林宗之共泛漁船逗浦非仲  
御之來遊縱徇私情乖公理雖當各月况屬閑時造橋用功冀  
暫勞而永逸渡船費力但有損而無成官橋自可官修可閔縣



長私船輒為私估便累宰君部人褒揚將何稱首廉察附請即  
可甘心以狀告知庶無喧訐

不修橋判

得丁為刺史見冬涉水者哀之下車以濟之觀察使責其不順  
時修橋以徼小惠丁云恤下

對

津梁不修何以為政車服有命安可假人了職是榮崇集作班體

非威重輕漢臣之寵失位於高車狗鄭相之名濟人於大水志

雖恤下道未集作叶中與其熊軾涉川小惠未遍曷若虹橋通

路大道甚夷啓塞既闕於日修揭厲徒哀其冬涉事闕失政情  
近沽名宜科十月不成庶辨二天無政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五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六

錢帛玉璧果木門二十三道

錢帛

磨錢判一道

無名錢判一道

拾遺錢判一道

鑄錢數倍判一道

鍾官所鑄判一道

母子權判一道

織素判一道

練不宿并判一道

黃閏判一道

玉銅璧玉節

龍輔玉判一道

開銅圻判一道

碎判一道

玉節判一道

穀珪判一道



木樹草瓜果

採木判一道

橘奴判一道

平慮判一道

竹判一道

盜瓜判一道

芋判一道

梀子判一道

梨橘判一道

盜稻橘判一道

錢帛

磨錢判

取鉛

音谷前漢食貨志  
摩錢質而取鉛

甲磨錢質而取鉛乙告之訴不更鑄

對

鑄鏹爰設銷鑄是司九府匠之以圓方三官因之以文質雖五  
銖異制半兩分形龍馬之造化不窮權衡之輕重有教寔惟泉

貨校在水衡人之無良公為不道微漢臣之賜蜀鎔範成姦非

魏帝之夢陳錯磨抵禁立辟自貽於錢府舉法須密於金科欲

無王衍之害曷云非隱將劾劉陶之議刑其捨諸且取鉛不定

其少多致獄孰究其高下欲加之罪其無詞乎待窮楊可之告

緡方諱

一作訊

五倫之督鑄

無名錢判

東門韜訴主負物吏詰之韜云祖有無名錢

對

易象定位尊卑之禮聿修人倫有序貴賤之容斯立布諸方策

聲塵藹然至若爵列子男恩垂帶礪有媒謁帝方承萬方之榮

無種封侯亦受千金之賜陸子橐中之寶已惠私門張氏無名

之錢且留公庫東門韜家聲不墜祖德彌光想昔日之恩輝恃



曩時之寵寄負玄絕海榆檜知其不逮剡舟刻檝魂木媿其無  
施仰堂構而未徵思必復而何已薄言公府方論赤仄之資爰  
詣主司更訴青鳧之鏹亦冀雲油露湛先人承元始之恩自葉  
流根後胤奉永平之賜迹有符於故事理無紊於今時既於古  
而無虧豈在今而可抑謂宜從允以叶彞章

拾遺錢判

乙拾遺錢於路縣科罪云家約倪有拾仰有取不敢失業

對

失得者在乎幾悔吝者生乎動苟或之昧其何以行乙乃妄人  
不愼厥德既倪拾而仰取亦虛往而實歸路有遺錢且効漢臣  
之鄙室而藏鏹庶同倚氏之富在國經而斯濫寧家約之可遵  
且揭而書之縣未徵於古制貪以敗類乙見誦於詩人貽厥孫

謀無聞以燕之訓恒有子禍將貽自掇之刑請糾其違用懲于  
海

鑄錢數倍判

江東諸監鑄錢數倍費使牒令停監司云恐弃山澤之利而工

匠私鑄犯法

對

貨以通商財以利俗園法施於九府鑄作行於四方輕重隨時  
子母由其遁用積流有象泉布所以得名國家立制經邦稽古  
為理用天分地成其阜安之業聖作物觀有其通變之勞使乎  
伊何曾不是識專命非據亂常有誅人焉度哉斯害也已請披  
刑鼎無擾監司

鍾官所鑄判



庚為鍾官所鑄不充歲計工部按其罪訴稱鉛錫未足

對

辨方制位大明治疑國之典立教富人必先因地之利設家幾作泉府列鍾官將欲布金刀之饒盡銅山之積庚以伎能從職鎔鑄為勞獸炭炎鑪非煙上出一作獸爐生炭炎煙上出息工動扇驟吹傍飛無名婦張氏之封因寵入鄧通之室自合預圖歲計先備年支不見請于文符空有辭於鉛錫撫周書而太息有愧川流披漢史而長懷無聞岳峙仙臺按罪實為通規主局致詞憑何匪責

母子權判

順成方請為母子權渝其好肉所司下科違法

對

調以玉燭天運和於四時用以金幣寶貨叶於三品是以榆花落影符葉分形有母子之相權見大小之為利歲用不足將救青災秋其以登孰為鎔鑄眷茲方郎年在順成稱彼兕觥則叶飲蒸之義在其龜貝未詳豐有之期家蓄三年自流衍於紅粟園資九府實抵冒於丹毫守以規模獨違正典渝其好肉彌阻大同知無不為何見妾從申請罪人斯得誠宜寘以科條

織素判

樊貴使妻織素先示其式而告之日必如此妻織遂善於式乃出妻凡訴州特一作將判合仍答貴六十因損一脚履地不得責不伏訴臺

對

龜浪披圖地演金天之卦鵲橋構象天垂織女之星故能陰陽克諧琴瑟斯和其道且合莊敬表於齊眉其情或乖忿怨形於



反目樊賁飛鳴聖王伐斂啄昌期預詳結媛之談甲  
契伐柯之義遑遑受業初未見於拾青札弄機  
遽有聞於裂素蜘蛛罔戶朝續斷絲蛭蟀鳴階夜摧殘織光明  
似雪未慙董永之妻皎潔如霜翻學王陽之婦尺莫能忍是婦  
妹之無家女既不良何立身之有地閨門險設醜行已彰州將  
科繩罪人斯得有虧於禮善是則之難逃不足與行何籍跋而  
能履以郭賀為州牧用刑而尚寬即不疑為臺郎所訴之何益

練不宿并判

丁為水練不宿并七日夜所司科罪許云晝暴

對

惟彼組練濟斯軍國或易象賁其妻妾或詩人歌其皎皎理宜  
夜懸諸井晝暴於陽何得不務吳門之光坐乖魏闕之理所司

結罪雅叶彛章丁則薄言何其厚貌請依司敗以肅爰書

黃閨判

乙借甲黃閨示幽閨因被鼠齧甲索比筒乙以當土無請酬價

甲不伏一作許

對

財以工化物以商通既名奇而可稱於一作亦寶異而為玩或有  
齟齬比細光越象筆况一作沉藻侔華色逾龍輔貨且難得稱珍  
於外土寵無不利取悅於中閨皎皎當牕已生紅粉之艷卿卿  
在室復觀黃閨之奇上客驚燒殊裴楷之未識相鼠斯齧恩蒼  
野之啓知緘鑄不固誠毀橫而亡龜詭異難求豈登山而採蚌  
依酬元價無徵本物既非吾土所育請絕詩人薄言

玉銅壁玉節



龍輔判

張曾私家畜龍輔不敵

對

萬寓宅心四人各業不寶遠物載沐玄風南榮之暄猶思上獻東流之水必願朝宗所貴者忠誠孰非臣子之蓄者珍物仍在私家况龍輔稱奇鳥篆攸載潛匿不送彰聞有司雖馬駕鼓車天心廣被而人迷日用物儀猶多律有明文刑故無捨

開銅坑判

蔚州申管内銅坑先禁採昨為檀州驚發遣兵州庫無物可裝束刺史判令開銅坑以市物給兵幕一作募不關軍機廉察使科為勅

對

星帶燕郊雲迷代郡地稱即山之利人擅燒銅之業有勅頒行無令採鑄頃以胡兵候月或度盧龍之水漢守宣風載撫飛孤之塞救兵屢發帑藏云空方興計日之師遂有隨時之義取銅以給在勅誠遠一作誠遠應機而行於事有一作可恕馮煖市義在昔未以為非汲黯開倉於今不言其失斷從遠勅理或可矜

壁判

壁肉倍好大常以為度失將薦不可

對

大璞不雕國寶為貴許田斯假諱朝宿之邑秦城可易獻章華之臺况祀地郊天或充禮物來朝入聘以表威儀然則聖人制禮特崇於響薦王者之孝莫先於崇纓而三后在天聖靈浸遠四時成歲祭典聿修有事朝庭在陳珪碧大常所主大禮攸存



凡厥薦陳須明制度惟此璧禮不虧玉書色侔截肪肉倍於好  
同楚人之鄙識妄有疵瑕當魯禮之明祠而致遠闕曠其所職  
不得無辜

玉節判

癸盜玉節于諸其家科盜罪不伏

對

符璽出入惟帝之命符傳送一作官有國之恒寶山圖獸知林  
木之多虞澤國用龍取江海一作湖之安履飾玉之者惟人所持  
萬里無塵寢於廟堂之上四郊多壘行於軍陣之間癸何人斯  
不率而盜子卿漢朝之勇將權一作擁節不移無忌魏國之名臣  
竊符加罪彼已之子曾不是思毅之荏蒲尚聞攻伐邦之旌節安  
可穿窬請歸義於鈞金庶無譁於束矢

毅珪判

甲受毅珪之節為使而易行除慝專以和難為務法司劾之不  
伏

對

虎唐諱

六節崇儀制參龍虎五瑞分命列自公侯備以寵章異其文質  
嚴國朝而式序戎原隰而斯皇莫不可以珪碧為之制度氣中  
浮曜本自生虹山下沉渾由來抵鵲擬秦城而韞價邁燕石以  
推珍璞琢言敷彩就無僭起以軍旅恤其凶荒易行除慝之規  
結好和難之義咸崇馭下克著彛倫將忝厥司寔資謀政甲樽  
紳高賤符節光臨既載馳而飲水豈四方之辱命蒲璧云始早  
逾列於子男毅珪致榮遂專城于方岳克謹天戒肅將明威居  
不失中思非出位寧違啓處務協佐讎得晉侯之平戎有宣公



之靜言奚為不可而欲論刑易行本在剡珪此謬請分陶壁

木樹草瓜果

採木判

終南山下人每至冬中於山北採木縣以斬斫一作伐非時皆欲禁斷人云山南險遠終一作皆不可行

對

節彼南山森乎灌木百工爰度庶人斯採厲禁攸施妄掄材而

必制操斧以進何斬伐之乖且斬陽蓋一作取乎陰時伐陰須

在乎陽月古訓則爾今令惟宜若斷彼良輶刻乎服耜考工有

典諒亦難違儻輦路載馳析薪負荷藍綫是阻巖險何階隨時

之宜蓋取諸此

橘奴判

甲有橘奴不書于版圖大比被糾訢稱田賦不闕

對

江臯芋眠盧橘是植珠樹金實含芬吐芳班史將富於封君李

衡取方於僮僕詳窺夏策珍味猶錯於苞貢式遵周禮物生必

載於版圖何厚產之闕書而薄言於田賦寘子微纏誠謂得宜

平慮判

僧稱院有一株平慮依驗乃是忘憂對

對

玉城福田禪宇清界忍草駢植天花亂開裛香雨而增紅澹祥

雲而泛綠微其種類已備神農之書覽彼芳菲取惑愚僧之目

狀稱平慮驗乃忘憂初欲薦其禛祥終用彰於紕繆只可樹之

於背翫彼芳向何乃言之于公取尤眩惑足以發周客之笑在



燕人之慙未全害於政經不可惟於刑典

竹判

衛州申奉勅和市竹州選王芻司法科罪不伏並仰處分

對

王者立制諸侯附庸海內之化可弘任土之宜克著軍國既有  
彛隼州縣非無舊式眷茲廊衛築新臺於澆澆帶以洪澳挺綠  
竹之猗猗雖禹貢分析尚乎納結一作結納而唐年作賦送彼王芻  
既失奉於芝泥自投刑於棘署司法科罪正叶其宜輒為詞訴  
殊是踈僻且虧効職之勞須速謗官之罪

盜瓜判

常州申稱錢客每以種瓜為業遂被伶人洪崖盜食其瓜並盡  
為客所擒遂作術化出蒲田是瓜客乃故之崖去復了復無瓜客

詣縣告崖是妖賊

對

錢客家隣白社業在青門米實葱花光浮正色藍皮密理美至  
三搖長懷洗玉之珍方有致金之望洪崖行乖夔足道契狼心  
不能李徑遺冠龕乃瓜田躡履循一作循茲猿臂因採掇而全空  
眷彼龍蹄隨指揮而忽見寧勞宋灌自含冰谷之文不假曾鋤  
俄結火山之實錢既迷斯術化洪乃集彼回邪於是釋此妖人  
將殊盜者初觀帶母似逐仙來後察空苗疑因夢失幻為幻已去  
而無瓜迷者知迷迷既祛而有悟論妖疑切悔盜情深雖陳莠  
口之辭莫辨訛言之實洪崖不在丹筆何施客告未曉真虛崖  
實未知州縣更宜尋問方可裁量

筭判



甲以躄鳩自業丁告其惰農

對

我疆我理蓋取其宜採葑採菲止存其善甲以鑿井而飲耕田而食藝彼芋區安厥蓬戶不知堯舜之力聿求天地之利有斯而享同計然於范子無悶乃可均沃壤於嶠山鄙哉彼丁好訐為直昧長沮之自樂訝夫子之不勤告以隋農未聞其可或恐人慙相鼠務彼躄鳩匪夫析薪頗黷綱紀則片言難析審慎攸宜請俟三緘方申一部

禪子判

栢會

一作禽下同

南隣有禪樹垂枝於家侍兒取以噉禽禽送官仰

正斷

對

栢檜操深介直期在公清用理於家可移於國東家之棗昔聞去婦之悲南隣之禪今見侍兒之執論其疾惡雖曰至公究其飾情終為小行所盜不言多少量情應有輕重情更詳求方可裁斷

梨橘判

鄭州劉元禮載梨向蘇州蘇人弘執信載橘來鄭州行至徐城水流急兩船相衝俱破梨及橘並派梨散接得半橘薄盛物不失元禮就執倍索倍執信不伏

對

滎澤名區長洲奧壤土宜雖異川路攸通故使賈客相趨乘時射利商人遞委從有之無大谷玄光言移汴北江陵朱實欲度淮南於是鼓帆侵星俱辭故國扣船忘夕並留徐城兩鷁爭飛



雙鳧不背異虛舟而見觸均闕艦之相逢遂使僥逐蘭摧疑逮  
平之柿下棹隨桂折若河上之查來落果於馬星散傍人由其  
驚沒一游一泳橘包裹而全收載沉載浮梨漂零而半失然防  
慮之術未聞青已而深溺之弊直欲尤人乍尋似合酬填審細  
便難允許何者梨因散失船則共傷若為梨覓陪過自歸於毀  
橫如損船索償理乃齊於指馬既非情故徒事披陳

盜稻橘判

會稽楊貞種稻二十畝縣人張辨盜將令訪知收辨科罪許楊  
貞盜辨木奴復合科罪

對

汗泉芳稻風傳十里之香江陵木奴地均千戶之封青花竟吐  
色亂煙波朱實方成影分霞錦楊貞張辨植業營生楚既失之  
齊亦未得且覆車改轍前代之通宜牽牛蹊田往賢之深誠豈  
有亦彼一此俱行盜竊之心以公以私深失是非之路鍾離牧  
之推讓曾不留心淳于恭之助收豈知勵俗論狎雖知先後語  
罪諱乃同歸請勘兩家之藏方定片言之獄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六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賢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七

判四十五

鳥獸門

屠龍判一道

射牛判一道

驅犢蹊園判一道

殺牛判一道

為人殺牛判一道

不埋狗判一道

射猿判一道

死官鷲判一道

斷屠月殺鷲判一道

養賈兒判一道

為砮族判一道

殺鳥獸判一道

解牛鳴判一道

解鵲語判一道

神為異聲判一道

弓矢驅鳥鷲判一道

蕃客求魚判一道

獻千歲龜判一道

宴客鼈小判一道

養猪鷄判一道



父病殺判一道

狗傷人有牌判一道

牛舐馬判一道

解牛鳴判一道

前有此判題各

對

屠龍判

丁以屠龍為業乙告不經

對

鱗族惟錯寔繁有徒人不知非龍實有智風雲遇坎見困豫且  
變化逢屯克膳夏后丁以詭俗為事遊刃非物或異仁賢罔識  
悔吝何則犬不言殺前哲良規馬重有功後代明訓况四灵之  
貴萬化之資匪惟瑞啓漢年固以仙登軒帝以屠為稱豈不作  
法於涼以律繩之可謂自貽伊戚

射牛判

萬年縣申王祚告侯明射牛明疑狼入圈中醫牛將弓射狼誤  
中牛事

對

三元赫赫牛星紀於北方八極悠悠牛山建於東國錢塘水上  
遠浮金鎖之輝蜀郡江前遙沉石暹之影豈止披蹄載角王鞅  
華鞞南州聞果下之名西域表花津之異固以禮標極敬大祀  
資于絜圭易替神明引重憑於致遠由是降茲綸綍著彼科條  
姜牙絕其鼓刀庖丁息其游刃侯明鄉閭賤品稼穡庸夫常傳  
審戚之經久習高堂之法四河資產希十千而萬計東州奔駿  
方一日而千里俄而野心興暴縱目為災引駢角之雕弓控青  
筌之箭羽異天弧之垂象空法向狼之星殊封禪之舊章便為  
射牛之事悞殺不禁著自彝章罪疑從輕聞諸古實



驅犢踐園判

乙驅犢踐園又怒留其犢乙詐強劫

對

人守堅貞克終無替苟失廉節其弊斯生乙棲心丘園於志閑雅忘負鼎之事從叩角之遊徘徊泉石躑躅林草雅志情遠防微理乖事須正子夏之冠避朱仲之李豈得牽壽春之犢踐於陵之園人而失圖一至於此丑也奚據罰彼何深所損既在於場苗取酬便過於佩犢叔時作喻踐田罪輕丘明述事奪牛刑種前文已決後見須依

殺牛判

景告丁殺牛事丁別欸景鑄錢州斷盡處極刑使出從徒

對

議獄緩死先典攸慎聽詞觀色法貴詳平刑罰暫虧手足無措眷彼丁矣有異里仁見蒲葉之生春無聞曳來入叢林之鉅野爰事鼓刀遂令河渚風秋奄沉星彩蜀山路險不見全生景匪良交遂來相訴芳蘭入誅遽展契於風雲叢棘議刑幾窮詞於刀筆搖尾求食斯之謂乎朝歌殺牛理非謬矣方引循環之辨翻露鑄錢之責緬鑿厥跡奚其若斯未盡金潭之由更起淮陽之獄州司振藻處以極刑使者彈毫將為徒坐諒哀矜而勿喜何輕重其若斯狀外不推使司得其折衷案中論死州法酷其深文結以徒刑五間矣

為父殺牛判

韓孝隨父行牛驚舐人恐損父遂以刀殺牛牛主論告孝請償陪埴事



對

天經地義道冠生靈立身揚名德光終始見危授命宜以爲  
美談臨難捐軀馬遷述其遺烈韓愈曰人子先隨父行逢營  
角之初驚似衝燕壘遇奔蹄之暫躍若走秦郊倉黃貽性之憂  
倏忽慮庖之患霜鋒一舉若庖丁之刃游永鏘聊揮似宰夫之  
斷割原始雖稱犯罪要終未可論辜既符名教之規還申狀勇  
之節酬價匪虧公理與直有愜私家反庶平之詞以表從輕典  
不埋狗判

城外多死狗法司責京兆府不埋訴非掩骼時

對

惟犬守禦居人是要混鷄而入坐識於新豐伴鷹而遊行傳於  
上蔡是故問閭密邇音響相聞喧鷓成譁表貧吏之餘噬腓起戒  
陳爲主之誠何畜養之是均而城外之多死知殃預逃未御吳  
相之衣違斃端深謂食驪姬之藥流穢行路彰聞法司舉過從  
憊事關京兆且弊惟從棄孔立之義有虧掩骼侯時周公之禮  
可守二途交戰須定是非執禮而行斯亦爲得

射猿判

成主景乘舟來峽射猿中之黜其職景不服

對

沉沉長紅巖巖峻峽波瀾沃日嶺嶂橫雲路出東吳卽是三聲  
之地途危西蜀還尋萬里之橋顧惟彼景在茲于役乘流振楫  
方從赤馬之遊滿月彎弧遂落玄猿之影雖得養田之妙終致  
相公之黜於人則事乖親愛在獸則理切肝腸彼或可傷此可  
辭黜



死官鵝判

乙養官鵝多死或告不以人養鳥

對

池籩大開羽族無筭乙叅夷隸職養官鵝諒須盡心能識其性  
稻梁可遇蔓藻堪遊浮積水而連群向長風而鼓翅一作遂其  
栖託終莫繁多倦鸚鵡以樊籠樂鷄鶩以鍾鼓以人養鳥不死  
胡為儻或類茲何如免責且片言折獄自古攸難理宜再詰是  
非不可輕為與奪

斷屠月殺鷺判

甲以疾藜飼乙子致死鄰人告斷屠月殺鷺子

對

丁家輦泥載聞於頭禿黃氏把火旋見於眠傷家甲之無良情  
則非善以疾藜而充飼三子俱亡無桃李之垂陰一朝被告迹  
符周氏罪挂湯羅循情合科準狀難捨

養賈兒判

丁養賈兒能馴擾啄人穀不伏陪

對

丁為拙好收養賈兒日月淹延羽毛成就逢人不懼遇物無驚  
有鴨群之精神得鶯斯之風彩楚鳥一作鳥既非別族吳鷓亦是  
一宗未能其鼠已聞啄穀鳥未損物人則可辜即索陪填恐非  
通允丁稱不伏理亦無乖

為哲羨判

甲為哲羨以十日號覆鳥巢

對



順時之令則無覆巢作災之禽固資書版陳之禮典布以人倫  
奇或在辰克用茲道是以有鴉萃止爰結興於詩人見彈而求  
乃寓言於莊叟長沙天性入室貽凶曲阜陳誠毀巢標喻若蒺  
氏職惟斯掌務乃昭明有均大羅之躅是忝虞人之效將去妖  
鳥式徇其義一作議既均惡聲庶無全郊日號月號之法書而不  
憊從子從角之規用則斯備周典非昧方書是懸均射隼於高  
墉豈巢鷦於外戶將使驚鳴緒閱同反舌之無聲聯翩影遙隨  
退鷓之不駐事非詭妄告實欺誣諒稽十日之號難寘三章之  
典

殺鳥獸判

今有過而殺傷鳥獸者甲以人成之

對

大羅已往禮猶因襲秦龍斯廢法亦罕聞自我化及豚魚仁霑  
草木於楚王之鵠不咎使乎驚梁君之鴈豈誅行者獸育豐草  
鳥栖平林一角以瑞於昌期九苞載叶於仁義瞻言過者豈得  
傷乎必也百獸異倫六禽殊類稻梁空費庖厨未供過而見傷  
亦何矜其非政捨而勿問庶得惟令其新一作令其自新甲以人成恐  
乖中典欽哉惟恤寧不失經

解牛鳴判

乙聞牛鳴云是生三犧或告妖妄欲科罪不伏

對

陰陽不測造化多端故有夷蠻之隸實司鳥獸之語乙波流未  
息克廣前書精義不窮旁通異類告稱妖妄欲抵刑章即科介  
葛之辜實恐治長非罪以今况古不坐為宜



解鵲語判

乙被告殺夫懸執之訴稱隣婦不伏其罪郡以鵲來相告將可為徵者

對

道存皆應感至必通能分禽獸之言豈專夷貊之諫公治長之縲絏鳥語知非介葛盧之犧牲牛鳴辨數始由人聽終見物情乙以氣烈剛腸寃深反目素不謹於帷薄終取敗於嫌疑行茲亂風自抵邦憲徒嫁禍於陵婦冀逃刑於我躬屬郡縣察惟輕重不濫比夫寔數知來頗類乎方朔驗茲鴉鵲古沃切廣韻鴉鵲鵲取效何異於公明管輅字也鳴鵲事見本傳古而有徵今也寧惑殺人之罪按律可求孽乃自作死將誰緩

神為異聲判

甲邑里有神為異聲所不供太陰之弓請科之訃云掌非武庫

對

至若日月薄蝕君臣著象變轉敬於童子聞取弊於嗇夫伐鼓迴輪有祗庸之事迹陰弓枉矢開救射之規模義雖責於上公物終列於庭氏藏非武庫救即群祿何邑居之有災見主司之不務殊若在已近欲幸人既闕五兵之威因虧十日之號寔忤古安切擾也又胡且切抵也於典良尸厥官思取義於磔攘請論刑於徽纆弓矢驅鳥為判

詔賜蕃客宴有司不以弓矢驅鳥為御史劾之詞云非祭祀之事

對



蠻夷麇至絜牛羊以宴私弓矢載張備鳥鳶之鈔盜苟饋食而  
則爾豈薦饗之獨然况乎要服在庭舌人委體方示懷於搞飶  
胡廢職於歐除且賓客主恭須防墜鼠之穢牲牢備禮寧無擢  
肉之虞曾是闕於弦弧復何徼於擊豕疑周禮盡在既專分鳥  
之司陳力自乖宜憚乘駟之効

蕃客求魚判

蕃官

一作客

至鴻臚寺不供魚客怒詞云懶未祭朝議失隨時之

義

對

前人

沙漠是來供且必備澤梁有禁殺則以時信能及於鯢鮓化方  
行蠻貊彼卿之屬得禮之中雖論以象胥或聞彈鋏而徵諸獺  
祭未可振絳既懷友一作之國語禮之立成者為既歌名曰友以享亮伏疑用此事物之虞遂

阻烹鮮之請辭不失舊事必有初是曰國之常典焉用隨時之  
義且駒之昧禮信未習於華風里革見國語當朝返有迷於夏濫  
矜其異俗責在有知合恕過求姑懲輕議

獻千歲龜判

戊獻千歲龜有司以欺罔舉科訢云得之於叢菁之下

對

獻其介物雖合疑年驗以生箬則當有數戊得茲外骨籍自幽  
叢嘗聞見夢之神將期百中况察退藏之所足辨千齡冀令僕  
句不欺誰謂蜉蝣興惑盍徵幽贊寧罪矯誣居蔡於家則吾豈  
敢遊蓮有歲視子非無科之蓋有不知獻者此宜無罪

宴客鼈小判

甲饗食客羞鼈小客怒其不敬辭云水煩非傲



對

前人

燕以示懷斃於何有姑宜飲德豈謂水煩責外姑之不豐顧福  
心之奚甚甲大將展禮旋遇過求水潦方塗且乏大為貴者盡  
養一作養苟備何必長而食之我惟敬於上賓爾寧貧於介物小  
不能忍禮何以觀儻羞南澗之毛尚當遺味詎勞東海之鼈然  
後合勸詞未爽於少施怒難詢於睹父

養鷄猪判

甲為郡守令百姓養母猪兩鷄督郵諫其擾人不許

對

扇以仁風阜財為急救之畜擾利俗則多甲位列憑熊政同佩  
犢將除飢餒之患用先蕃息之資俾爾生生非予擾擾二氣既  
侔於龔遂五牲足驗於陶朱訓養雖勸割烹斯利既符孽貨廢  
固食貧使荷篠之夫不空為黍倚杖而牧豈獨刈葵人無見卯  
之思俗皆掩豆而祭寔惟務本焉用他規且異米鹽之煩寧懼  
糾繩之諫

父病殺牛判

壬父病殺牛祈禱縣以行孝不之罪州科違法

對

前人

力施南畝屠則干刑祭北東隣理難逢福冠帶從勸於侍疾銜  
刀寧同於被祇壬憂或蒲容殺終無故愛人以德未聞易簣之  
言獲罪於天遂抵推脍之禁志雖行孝拾則亂常父疾誠切於  
肺肝私禱豈侔於蠶粟且宋人皆用或兔乘城之虞魏都不誅  
終非棄市之律令不惟反政是以常縣恐漏魚州符佩犢

狗傷人有牌判



癸家養狗傷人乙論官請償辭云先有牌記行者非慎

對

畜狗不馴傷人必罪有標自觸徭償則非既懸迎吠之書寧忘  
慎行之道癸非用犬乙豈尤人防虞自失於周身齧噬尚貪於  
求貨有牌記而莫慎則欲請庚無標識而或傷若為加等徭詞  
可據往訶何憑

牛舐馬判

得甲牛舐乙馬死乙請償價甲云在放牧處相舐請陪半價乙  
不伏

對

白易居

馬牛于牧蹄角難防苟死傷之可徭在故誤而宜別况日中出  
入郊外寢訛既谷量以齊驅或風逸而集作相及爾牛孔阜奮

駢角而莫當我馬用傷踈駿足而致斃情非故縱理合誤論在  
早棧以來思罰宜惟重就挑林而招損償則從輕將息訟端請  
徭律典當陪半價勿听過求

舐牛鳴判

得乙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皆信或謂之妖不伏

對

上稟天性旁通物請是謂生知孰云行恠况形雖異類心則同  
歸四鳥分飛聽音既稱有信三犧皆用文鳴豈可為妖且叶前  
言殊非左道爾惟不講我則有辭揆以周官業將同於夷隸詳  
夫魯史責不及於葛盧獸語可徵人言奚恤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七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八

判四十六

易卜疾病占相妖言巫覡門二十三

易卜

易道判六道

北斗龜判一道

豐龜判一道

君祭判一道

家貧致墨判一道

玄衣判一道

讀衛生經判一道

死生付天判一道

疾病

疾病判一道

卧大夫簣判一道

折指判一道

占相妖言

占相判一道

妖言判一道



巫夢

巫恒判一道

巫祠秦中判一道

夢判

夢水下人語判一道

夢殿上有禾判一道

夢處女鼓琴判一道

易卜

易道判

甲居重澤介疾有喜遂存乎辭或告其妄于他事初不量力甲云剛德閑邪何往不利

對

乾坤既列易行其中六九斯重爻見乎外有同功而異位亦原始而要終惟彼甲也乃居重澤當周公之述聖義存乎詞及宣

父之窮微意筌於象然則上下合應利殊攸適剛柔立體位或

非居是以同心暫間適當介疾之失和光使終一作和聿成勿

藥之喜以干事而告未曰知章以量力而言何哉惜識况乎形

自然之變含不測之神古皓首而難明今丹筆而爰一作定捨

而勿問愚謂合宜

同前

申揚號暮夜有戎勿恤中軍按逗撓為咎將議明罰甲許初往不勝今得中道

對

三才孕育六位時成藏往闡幽鈞深致遠用明失得之報是興易簡之能甲以何為形諸卦兆居悔吝之地處動靜之中乍行乍藏或進或退初往不勝故惕懼而號呼終歸得中則有戎而



勿恤實元亨之利往乃爻象之情言中宜接論憑何擬議括囊  
已是無咎返撓寧宜有刑

同前

丁即次得童僕乙于處得資斧在旅之時所以各別未知孰是

對

聖人作易窮理盡性君子明道體微知章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用存悔吝之介式崇簡易之源既致遠以  
鈎深亦仰觀而俯察相惟丁乙俱形卦兆匪以蒙而養正諒在  
旅而多虞異乎先笑後號豈曰大來小往得諸僮僕知爾躬以  
無尤獲其資斧識我心之不快考即次而知是驗于處而竟非  
稽周家之文休咎斯在閱旅人之卦得失可明請探六畫之旨  
以取一言而蔽

同前

乙入於幽谷三歲不覿郡吏詰之稱澤無水以致命遂志

對

易之為書解類成象因洞澤之為體致幽谷之深潛君子是以  
養蒙晦明致命遂志豈隕獲於所遇將考盤而自得金車欲駕  
來尚虛徐朱緩方亨猶多餽飢龍盤所以致用蠖屈豈不求伸  
十年反常志或斯在三歲不覿吏亦何非苟用一作有違可以  
無詰

同前

景虞吉有他不燕或謂繫心於一云義及豚魚志不可變

對

行克有孚義形於色可為已干櫓將措身汲流敢昧斯言不知



其可景學乎前訓從事於茲知通幽洞微設卦觀象敬慎不敗  
利用爲恒動協中庸得均上善獲此專吉莫知其他同夏翟之  
姿難傳耿介比寒松之節但靚青瓦非無所守其不可變稱語  
近義敢匪聞諸易著盈缶死而後已豈苟息之受託終不食言  
何周勃爲臣取於木訥所以繫心於一存中篤而不喪執志無  
二賤華美之外揚及於豚魚應彼鳴鶴或者所謂于何其臻且  
誰譽誰毀寧當尽好所以所安寔且必察誠知言者不中無問  
吉人寡辭

同前

景之宋得乾坤丁告違禁不伏

對

景德行純懿道術通明齒迹堯封駭邁宋國探微研奧鈞深致  
遠思尚長之薄遊每敷損益同孔丘之志事載演乾坤丁性直  
狹中寄疑能劉疑善類膚受之諛翹異彼襄之陽秋發言盈庭  
誰知其咎今動作非妄隄防未渝心儻偶於木人罪庶寬於艾  
鞞

北斗龜判

得甲畜北斗龜財物歸之遂至萬千或告違禁詞云名在八龜

對

財無苟得義不厭取若奉業以往積而無一作傷或非道以行  
動且爲害於稽爾甲爰挈我龜已見負圖不獨七星之號空嗟  
入變詎終千載之期是諸侯之寶念被當畜非宗伯之屬其誰  
敢私豈伊匪人妄致諸櫝迹罔側於主守家用保於神灵徼以  
從長占八九之數窮於既厭收千萬之盈茲乃多藏且不預於



官事靡嘗知禁亦可畏於人言必曰職我之由守而勿失名可覆視余無爾刑

豐龜判

甲豐龜不辨名物將罪之云且豐而後辨

對

有龜之德徵神為用稟靈千歲遊質于芳蓮納錫九江彰多於禮物取其象事知變占事知來然以寓莊周之談時聞曳尾挂穆且之網寧知剝骨緬懷于甲時惟卜人將言豐龜以考其象理宜別諸名物定乎吉凶俾春夏以宜左右必順有紊于制實維伊何欲寘疾焉事可訊者何則取十朋而分晚弁乃先豐以為尤參五行以觀兆數雖後辨而未失覆其兩端願言一問

居蔡判

得甲居蔡曰一作寶人告以為僣不可入官訢云僕句不余欺是以寶之

對

魯道浸微守臣喪職眷茲臧氏代稱冢卿方構禍於家門始有誣於內子問則以默察而愈欺理異斬閔而於跡同據邑之請三年一兆既徒既於大蔡始僭終吉彼何幸於織人故帝舜格言唯先蔽志宣尼垂範數而為黷則知禍福無門通塞唯數焉有性命之理存乎卜祝之門若廢興之道適然是善惡之徵一貫人與僭而不入因君子之明刑

家貧致墨判

易人家窮致墨以自給科惰農

對



藏往知來道高三聖內貞外悔名重九江所以大決狐疑先定  
人志焉捨其得三易案官彼六賜帛無聞仰滑稽而慙好致墨  
多中知僂句之不欺覺筮短之疑龜長遽變常而易業雖百錢  
取給有慕君平而四體不勤敢爲夫子智有所達鑽祀骨而覲  
貞神則何施抵凝脂而獲戾且以業惟兼善才貴多能端策拂  
龜罪不加於詹戶收呂解網刑請寬於易入

玄衣判

季冬命玄衣督護貞來歲之慶華人作而揚火以非青純而不  
致墨執法告闕於太常許云主巾筭者之過

對

道月戒期周乎四海一作象卜年貽慶稽彼十朋華人職在巫咸  
用方方而考吉材均季主負一作灼圖背而知來拂此玄衣異夫

青純有殊命寶何能致墨執法以簪筆彈珠且問九江之錫主  
司以巾筭藏骨莫辨千年所留既虧玉兆之猷須抵金科之罰  
徒爲薄許誰之過歟

讀衛生經判

甲讀衛生經而知吉凶乙告違勅法司擅卜科禁刑

對

圖緯垂文龜筮著象聖人操洞微之柄達者寃索隱之端故知  
盡性窮理惟賢與聖是以魏稱管輅晉有景純卦成而洞曉吉  
凶繇發而潛知倚伏此皆奇才出於天骨遠識符於自然爰逮  
凡人不干其議所以時忌惑衆勅設禁條甲雖沉思緯象遊精  
數術名止齊於庶品道豈同於古人冒違勅之明文自貼伊戚  
挂繩非之峻筆何所逃刑然慮或告不真法須更審請窮兩造



方定片言

死生付天判

得景請與卜卜云死生付人不付君也遂不卜或非之

對

白居易

聖建易雖用稽疑君子樂天固宜知命苟吉凶之罔僭何中否之足詢丁執心不回出言有中爾考前知之兆誠足決疑吾從一作我微昆命之文必先較志以為禍福由已休咎則繫於慎行生死付天修短乃存乎陰騭當脫身於木鴈寧問命於蒼龜言既中倫理亦窮性况詹尹釋策有問焉知闔廡立言不疑何卜不從握粟是謂忘筮

疾病

疾病判

得甲為郡守錫養病而出界歸家法司科罪甲不伏

對

四嶽咨命九土司牧功疑共理於伏熊期得賢於建隼淮陽卧理聞汲黯之政譽勃海行敬美龔公之化洽甲官叅列郡未著能名庭無致仕之蘭院少延年之菊漳濱臥疾雖比迹於古人穎川流譽何覲顏於今吏膏肓所及知藥石之無施肝膽具披果祈求而有遂賜告養疾宜輟務於公庭出境而行何慢官於私第断非斥吏欽漢相之高風才不逮人招尸祿之謫謗予告賜告義理懸殊應為不為自貽諸咎不敬之罰曷所逃刑

臥大夫簣判

甲寢臥大夫簣執燭者請易竟不改而卒

對



喜怒不時患生。賤理營衛失度，疾起膏肓。是以長卿文園空傳封禪之草，劉禎漳浦亟聞埋玉之悲。人誰不忘道從政，身苟正矣，哀亦何傷。且衛臣不祿，猶陳尸諫。楚尹屬纊，城郢爲謀。春秋書之用旌，厥善况銀燭晶晃，以流照華筭。輝煥以潛鋪，既不率於典常法，宜加於僭擬。必因國君之賜，有孚曾氏之詢。過也非文童子何識。

折指判

甲緣木損折枝指，謂三疾數足，官不許事。

對

甲稟氣陶形，偶華胥之代。輕軀弱質，謝都盧之人。不能鑿井耕田，翻乃奔林。緣木損其枝指，蓋是懸疣。雖折一枝，幸祛數外之累。即圖三疾，便爲非分之求。理不可依，且從告託。

占相妖言

占相判

甲告乙左手有文，直達中指。景爲占若，過橫節貴不可論。乙遂桃徽血，派彈壁乃作公字。

對

命理多途，幽期罕測。甲惟愚品，丁也狂夫。憑仲子之有文，相士行之當貴。虛論骨象，謬定吉凶。豈職李固之龜文，莫辨條侯之縱理。聖人不相抑，有前聞鄙夫何爲。則預於此。

妖言判

王遇於鄉閭，妖言村人告事。

對

王遇稟性不減，立身非謹。官雖登於一命，慮猶闕於三緘。不忍



口關坐彰言玷妖詞妄作雖未惑於平人正罪應論事可繩於峻典定刑名於木吏應人沅條量減贖於金科合從徒坐

巫夢

巫恒判

巫恒堂贈鄉人反接置於廣柳

對

惟彼巫恒志探幽願以爲階難有禮堂贈無方式從招梗之義自得檜榲之術鄉人悟不知之毀迷獨見之明恃衆生威率情含怒同舞陽之從代鎮已能反接異季布之適朱家翻爲置柳處之刑典豈待邦成請片言折之詞以白遠行之訟

巫祠秦中判

南山有巫每詞秦中輒用王禮所由不禁御史詰之詞云恐爲厲也

對

神祠所置祭亨有由苟非國章無列祀典是以分巫覡之職審鬼神之狀恐伯有之爲厲矜胡亥之乏祀小大從時輕重不越明無天昏之患幽得憑依之方生既殊於廢人死何廢於王禮謂執憲之徒詰宜所由之不禁

夢判

夢水卜人語判

得甲爲人作媒云夢立水上與水卜人語當仲春成婚乙告甲誑惑

對

甲以判合爲資行媒是務瞻言匪斧有類因針爰求六夢之徵



告以三星之會微波可託豈脉脉於輕水仙漢難攀尚盈盈於  
一水將同竹鳳之驗有符芻狗之言乙以至人所無告其狂惑  
必人同趙壹術等周宣王濬懸刀不聞加罪孔丘曳杖未陷深  
懣

夢殿上有禾判

乙夢太極殿上有禾三穗跳而取之得中穗其友賀云中台之  
象人告其妖

對

執古以道格人其經捨而或踰動則奚執乙位居堯岳名列漢  
藩擁百姓一作城之寄乘六夢之吉朱門雄雄虛受冠蓋翠樓弈  
弈傍注煙霄同唐叔之得居禾身大殿異張華之博物忽踐中  
台覺後成空賴功曹之來賀夫而復得允蔡茂之高班夫何妖  
哉古則有矣告人無識其若是乎

夢處女鼓琴判

乙封侯嘗夢見處女鼓琴而歌曰美人熒熒顏若苕之華後遂  
納國人姓為內子御史劾其懋一作辭云應夢也

對

國以定封邑惟利建社稷是衛邦畿以藩乙將度以土圭設其  
苑序式遵厥度宜立其家鳳凰之兆未期桃李之妖將至剛柔  
自應精爽潛通吉以有祥將一作符表神來之兆庶乎無亂理齊  
藏往之感位在通侯夢茲處女橫角枕而就寢見鼓琴而作歌  
熒熒之詞聞彼魂交之日天天之質覩茲形開之時之夢之驗  
若存八徬之侯如會納而內子誠類小君稱僭欲繩未通平典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八

登仕郎胡日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九

判四十七

雜判門三十七道

廳子判二道

流外判二道

番官判二道

孔目判二道

公廨供給判二道

不知名物判四道

不真其祿判一道

侵官判二道

小吏陵上判三道

黜免判一道

去官判二道

吏脫幘判五道

致仕判一道

不仕判一道

未七十致仕判一道

用蔭判一道

徵官為蔭判一道

假蔭判二道

勲品判一道

請立長子為嗣判一道



廳子判

廳子執硯翻馮汗物擒獲欲科之

對

裴曠

瞻言署曹克崇廳事既分官而揆務冀虛室而清神華茵載敷  
綺屏儼立頗有尊卑之禮須知進退之儀彼何人斯輕其主守  
迹既殊於審慎事終致於愆尤足待教知有慙對馬墨因誤點  
更謝成蠅坐彰怠慢之心須示鞭笞之罪且刑貴閱實政蠹深  
文汗雖有憑物終未驗儻非情故式可矜容情稽源流庶符明

同前

樊子新

各備爾曹以供其職罄輸水操同治風規公府崢嶸且寮瞻矚  
事光文物掌設防非猶衆派以源流若提而集網自尚恐离棲  
入噪絡青瑣於防喧蛛網交絲架朱窻而上掩豈意故為翻馮  
用慢章程德不繕心罪亦旋踵違周氏之戒器水覆繩愆覽劉  
氏之朝衣羔美傾宥過法開有誤禮亦從宜

派外判

派外解請兵部勞所由不許訴五品已止

對

陶翰

百度之間見於甲令九派之內言念胥徒在邦必達於大體為  
政不遺於小物歲之云晏更議初勲勞之可書仍祈後續慕縉  
云之職名設願遷瞻翼風之命節文當協所由以司存必舉稽  
彼三章訴者以理實無言後諸五品既詳於一作法難屈爾詞

同前

李康成

十等分賢九派殊致異漢儀之命史若周官之爾胥頗供操牘  
之役寧有策勲之義且聞疑作奸疑作命復欲冒未諭自貽之辜仍



引無稽之訐縱已榮叅朱紱其如匪是清流鮑魚不可登庖笄  
冠豈宜雙履抑而未許寔謂有司

番官判

番官請稍食不給訴求達吏

對

番官名書小吏位列群胥自宜恪守邦程動一作勤從吏道何得  
叨祈稍食苟徇私儲瞻彼有司出納惟悵閑疑而不給雅合良  
規何所未戢仍勞上訴將求達吏雖且覬覦考以通章恐成抵  
牾何則國之甲令懸諸日月如或番程式序歲考茲深昔年自  
有常規今日何番妄請

同前

辛齊物

六卿分職百揆時叙開之以府寺間之以胥徒所以理天下之  
人將以成天下之務雖動珂振珮常聞獻納之臣而負版持囊  
亦資趨走之吏番官之輩寔惟卑冗九流未蔭一命何階心有  
規於斗儲意仍希於稍食恭尋甲令緬覲彛章事列科條誰敢  
逾越

孔目判

得諸司長官初上皆 孔目所由不送依問已付散官遂被遺  
失

對

建官分職揆務班司是稱會府實弘邦教綠墀黃閣棘寺蘭臺  
解署星分胥徒雲集瞻言管轄必先卿君案牘填委簿領殷繁  
剖析是憑準繩斯在事資孔目以備闕遺而小吏寬疎下寮弛  
慢不恭爾事擅付他人因而致失誰任其咎散官闕送自合科



繩請更推尋方真刑典

同前

百揆分曹六官成事由來區別各有司存旋降綸遽覃替綬令首正長寔繁有從衆務條流須施孔目憲之以提綱紀籍之以恤機衡爰泊有時彰乎無替所由自且遵奉所闕須有科繩散官非受納之人小吏是施行之輩苟乖其事盡寘于辜恭視事端方取誚於周客敬尋失狀欲何黜於堯封據律不見本條論情有虧通典請歸司敗以正刑書

公廨供給判

丁以公廨供給親屬郡科之云亦是

對

盧藻

祿以馭賢矧茲嘉客將不速而是敬豈乾餼而以憇眷彼丁也給茲親屬未聞輟已之仁具有害公之負於焉獲謫何以爲詞然獄貴原情事資愜衆必若行高曾史才茂鄒枚簞食晏空未改顏生之樂樵蘇不爨能師范子之廉乃謂國賢豈唯家食以之恤乏何必正名

同前

鄭訥

受祿必資善戒飭躬且務勤王反是不思罪亦難逃彼丁何者忝曰吏人苟徇私親以減公用式彰不令曾是養求重斂聚財可謂同於碩鼠食貨棄命曾不思於伐檀若情在恤貧志懷賙急奉其祿秩則可給於公廨而何雖曰衆賸終爲多僻郡司所糾允執厥中

不知名物判

得乙是甲吏之賤者問所掌名物而不知被科訴云莅事日近



對

薛霖

陳力以位任才居守列王者之職百度惟貞在有司之能庶官  
奚曠惟乙績乖幹蠱名匪靖恭等譚人之從吏周行是處均倚  
相之言詩祈招以感何則躬為下士秩等上農莫究端倪孰云  
主守未聞數焉而對如何尸祿以言匪諫月成徒稱日近請抑  
無稽之訴以從司寇之罰

同前

執伎事上各有司存學古入官固非失職將守其業用不易方  
必也正名無敢反側惟乙賤吏實曰丞人忘其不旋上旋之權  
失其犀甲兕甲之屬訴云近莅豈曉壽一作年疑作農功之  
越思同美錦而學刺憎其名物主者不利於操刀正以刑書所  
按乃得其資斧

同前

荆冬蒨

國有等威秩分貴賤必恭爾職乃罔後艱乙何人斯吏之賤者  
匪懈于位無聞幹蠱之美不思厥職遽招尸素之刺且龜之見  
毀誰之過歟名物不分信為罪者貽曠官之罰自可苞羞以日  
近為詞是以文過必若德同周勃才異嗇夫當寬咄咄之人無  
求喋喋之口待窮閭實然為不弊

同前

劉脊虛

在心匪懈莅事克勤寔曰司存惟其敬慎不率厥訓自貽伊戚  
瞻言乙者叅名甲吏當恭爾職知闕鞏見左傳之重無廢所掌  
在組練之堅焉得曠官孰云從事且孔明輔相猶獨親於簿書  
彼乙微品何不知其名物請寘于理以懲不能

不真其祿判



得主司納錢不真其祿致令不可覆校

對

正其歲會禮有明文錄而書之物合定數莫不登於天府計以月成諒比要之可遵將真祿而為準憑茲出納乃絕姦欺苟或差遣自貽乾沒龜玉在櫝宜勤夙夜之心刀布如泉何忽隄防之禁覆校斯闕罪累非輕忝曰主司殊為曠職但三尺之法期閱實以定刑九兩之官闕連事而同坐必若甲乙俱犯上下相蒙規攘竊以故違自胥徒而共議物又全曠情實難容如其數則非多訊之為設有納處而可驗恕不逮而須矜請紓辨璧之疑方寘鈞金之罰

侵官判

此題及所對二篇當在五百四十四卷國城門今已移入姑

存其目

小吏陵上判

得丁為小吏好陵上為人操下如東濕薪議者稱酷吏曰其理有所効

對

為官擇材以故化物先甲申令著於易象惟丁者何効茲酷吏循墻之敬已殊於考父東濕之理將類於寧成陵長而六逆在茲滅德而九功失序且仁以為寶嘗聞得國犯而聚怨焉可定居既紊彝倫之經莫知哀矜之道國之也刑其念哉

同前

陸泌

在下陵上昔賢所恥嚴法峻文平國不設是用敏於從事可以臨人必也允乎平反方堪議罰丁為小吏不慎厥躬未能謹恪



以執謙恭之道縱是暴慢且招苛酷之名奉上有類於甯成操  
下乃同於東濕孽則自作罰實難逃雖欲文過引人無乃執迷  
於已

同前

曹誥

九命攸分百工惟叙率溫恭以成政資謙讓以恪居丁屈蠖未  
伸搏鵬始舉且安身於小吏期漸陸於大來將能克已爲仁翻  
乃直而無禮誘人孔易奚昧政於蒲盧雨雪其滂奚取方於東  
濕不賢內省見惡探湯何甯成之可師逢郅都而陵師忽斯爲  
酷吏爰叶班書欲因効以辟名實文過而取誚

黜免判

得諫議大夫廖貞坐事黜後既寢病猶用大夫之簪御史舉其  
非法大理斷無罪

對

楊行惲

廖貞干祿從班既處大夫之職立朝束帶須勤公政之心不著  
芳聲俄嬰罪累入非令尹同展禽之三黜才異河陽若潘仁之  
再免既而巢鷺作鸞止鵬成災膚腠乖且初驚三豎之夢手足  
將啓終切九泉之悲眷彼禮容須依貴賤瞻言念式亦具科條  
有德乃合旌門無官誠宜易簪不思林放之問有味曾子之儀  
憲局彈違實得其所

去官判

得甲去官居白沙里人云我家池中龍種本縣科里人妖言訴  
云美其德讓不伏

對

韓子休

度地居人量地制邑九有既又萬邦是字甲密勿具寮備悅從



仕陳力就列罷職言歸克昌拾芥之榮方展維桑之敬爰居爰處以遊以娛且故國之生平即襄陽之耆舊人知仰德我不求蒙譽擬潘安聞諸鄉曲榮參寵統頌曰池中發其言而有由連其辜而未可請以里人為美無宜告者稱妖欲措常刑其如反坐

同前其四  
韓希銑

甲孝以居家學以從政非子房之晚歲翹想赤松類元亮之中年棲神素里琴書養德道義資身青雲舊遊惜鴈行之中斷白沙隣好善龍種之來歸異趙壹之招嫌同任光之見愛孔丘垂教在家必聞程鄭有言寵而為降善莫之大復何加焉至如勝友如龍高才比鳳渥水千里丹山五色語其事類蓋亦繁多考以條章實難科罰

吏脫幘判

得丁為吏脫幘挂縣門而去斷不應為

對

張鼎

田園燕坐

一作坐燕

知陶潛之罷職冠冕已挂見疎公之出祖雖吏

同推擇而道在雲山脫幘而行不顧栖鳶之局觸網嬰坐何外建隼之司必也避譴謫光輒去無宜免幘况乃銷聲自逸既往不咎緬惟晉史拒疑作抵蕭章矧當堯舜之代宜縱巢由之隱欲加之罪其如詞乎棄高蹈而可嘉雖小吏而何失竊詳州斷未叶通規

同前

楊脊金

天育萬類人含五情行藏殊途語默分緒故有晏安榮利入朝迓而風趨脫落塵紛道精魄以雲臥丁以情忘寵辱跡尚真閑



陶潛屈身繫在影澤安石有志終憶東山散吏隱之誼卑倚劍  
不樂出都門之慷慨挂幘長辭得五倫之遺風掩逢萌之往迹  
清聲可以激貪鄙美事足以光圖書于何不藏反以為罪昔漢  
皇御宇且高踈廣之才今唐堯握圖宜遂許由之性

同前

常無欲

瑰意琦行有應則通陳力就列不能則止故營營吏道坐州縣  
而徒勞寂寂閑居退丘園而優逸下也縣吏職事前修挂幘公  
門頗遵孤節角巾私第自得遐心州以小道從方恒科職白雲  
已遠尚勞疑作增繳之心尺蠖相趨未識江湖之意責其廉退  
之節科其高潔之辜欲使踈廣厚顏陶潛負譴僕雖不敏竊謂  
非宜

同前

泥雲將

學古入官式著墳誥

典一作

陳力就列聞諸聖人丁則鯁生類惟

高尚欽陶公之五斗初聞折節同方朔之一囊且安卑位作勞  
州縣卑結梁生之悲挂幘公門晚慕伯魚之操齊季鷹而命駕  
不俟秋風想仲翁之辭榮近歸蘿月江湖道送狎魚鳥而為群  
龜墨信榮將松葛而齊致况大君有命廊廟須才旌帛日責於  
丘園山林不容於隱遁欲將無悶未可即依

同前

竇暈

誼寰易擾野性難雜鴻鸞不處於俗中珠玉自生於塵外丁至  
無欲含章寡詞琴書未入於山林刀筆久勞於群縣清風忽至  
白雲意多拂衣不留挂幘長往陶潛之美志斯在踈廣之芳猷  
未歇幽谷歸來高山可仰州司牽於常法責以詭時欲處伯魚  
之刑實恐治長非罪



致仕判

渤海縣高邁高秀歷官清途位望崇重及縣車之歲挂冠辭歸於邑邑宰白雉令吏置酒肉於其家吏於路傍停肉為鵠所食還以此報雉不之信命官屬科之

對

李思齊

高邁高秀俱承茂族惟兄惟弟各登清登故能望高陸寶價重韋珠裳棟春風芳菲兩襲桑榆日暮光景同歸挂冠冕於東門方休白首奏絃歌於北里直散黃金邑宰率田舊章禮弘於鴈縣吏恭承嘉命事失於鵠為伏念刑書眷言惇史大夫學吏獄雖成於鼠偷京兆能官罪不加於鳥攫

不仕判

得景有志行隱而不仕為群守所避稱是巫家不當選吏功曹

按其詭訴景不伏

對

鳴鶴處陰聲聞於外玄豹隱霧樂在其中此將適於退藏彼何強之維繫景業敦道行志薄官情太守以舉爾所知將申蒲帛之聘夫子以從吾所好不顧弓旌之招懼俗吏之徒勞引巫家以自穢冀其言遜獲免翻以行詐論辜况商洛拂衣漢且求之不得穎川洗耳堯亦存而勿論天子尚不違情功曹如何按罪未七十致仕判

對

前人

時制未及尚可俟朝疾疹集作所加固難陳力乙未叅食菜志在懸車揆以紀年桑榆之光未暮驗其羸病蒲柳之質先零既



稱量力而行所謂奉身以退雖髮未種告老無乃速歟而心既  
諄諄致政固其宜矣請高知止無強不能

用蔭判

范融曾祖在州爲六命官在隋居家不仕令兩應出身及爲人  
後者從高叙請取微官蔭下可

對

邵旻

范融係塵軌之苗襲良弓之裔爰瞻乃祖委跡前周道煥九徵  
禮光三辟運遷正朔載掌丘園翼子謀孫雖慶流於後嗣論官  
叙蔭須累降於前朝必令許從高議蔭減未進斷從依請夫復  
何疑

徵官爲蔭判

乙請以父徵官爲蔭所由以其父不在用蔭例

對

劉銛

以功受賞繼統承嗣父不食於周粟子罕取於吾餘乙家尚隱  
淪素行貧賤固 鶴鳴子和配幽貞以就閑安得孤侵父名苟  
僥倖而求疵傳業且違於父志請蔭寧沐於君恩昔傲天書不  
脫薜蘿之服今從地勢難依桃李之蔭所由不許誠哉此見

假蔭判

甲爲人後請準蔭人色所由以同假冒甲訴法有差等

對

有國之制不易於常典王者之政未忘於繼絕人則不幸同叔  
向之有言天道如何比發攸之無子甲義當爲後情切自孤名  
不絕於本枝愛未遷於他室克聞鳩鳩之德寧爽蛆蠕之義知  
子之道必全見父之行無改將議繼體那慙象賢主禮方列於



宗門入仕曷由於庇蔭苟從法之差等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端雖不憂悞許者有據應異無文

同之言同前

李康成

不享非類將以亢宗無念爾祖詎思述德甲庇他族忘情本根頻類移天之規方同擇陰之義將策名以筮仕豈假蔭而因人約法是從不繼難失必若教有餒而之歎庭堅有忽諸之言以為等差誰曰非允如子服其有子寧斯焉而取斯

勲品判

宋臣前任視流外得勲品請取視品定階

對

宋景

宋臣位末名卑迹參郎署前任後改亦異階資欲定見任之階希取視流之品且視流與正流既別勲品將三品斯殊階雖請

於後高品終在於前任章程可據体例先施犯罪雖許同科定階難為共貴宜從二品庶允三章

請立長子為嗣判

得甲告老請立長子為嗣長辭云不能請讓其弟或詰之云弟好仁

對

讓賢雖仁廢長非順徒聞建善則理其如亂嗣不祥甲告老於朝立子於集作後雖急難自舉必有可觀者焉而長幼以倫無所苟而已矣况欲正其爵位豈宜越於鴈行弟克恭厥兄徒有好仁之請知子莫若於父蓋集作從立長之言無忌雖欲傳家傳季札終當棄室諒可致詰罔聽不能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九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賀

文苑英華卷第五十四

判四十八

雙閣門上十二道

不帥焚寄軍獻二毛判一道 借罐打破佩刀刺人判一道

行盪甕破奴死棄水判二道 夾度合三所知哭寢判一道

選擇卒史刑罰疑赦判一道 菜田徵稅開人執事判一道

醮子於阼醮子於宮判一道 賜告養病父在喪母判一道

漆室染瘡緋衣版授判一道 戰勝銘功火災貯水判一道

毒藥供醫登高臨宮判一道

不帥焚寄判

國子監稱胄子不帥教將棘寄之省讓其侵冒刑章實疑作之於理監固論不已

軍獻二毛判



又軍旋凱獻俘毛有二者執法止而劾之軍司云按距投石者

對下

暴虎唐諺 苗晉卿

文以經邦武以禦寇開石渠而設教整金鼓以宣威爰施上下之庠式奉孤虛之術語茲國序相彼軍容槐市之談一作未展先王之禮柳營作法但見將軍之令摠衣不聞守道擐甲已成伐功靡好成麟之名且許貪狼之意入室雖無鼓篋出塞終有解鞍既虧來學之能當今誘進未職出師之律誰為否穢縱累虎憑河猶其三肖豈按距投石方擒二毛夫子之道未行齊侯之失斯在自可因其虜詠令爾志之各言豈得承彼凱歌遂責人之不法投諸楚寄稍均束濕之嚴劾以干城恐挫橫行之氣矜乎愚戾何異宰予勸此苦辛宜哀去病握蘭稱過正合清明執簡彈違稍乖深職欲存疎網寧失不經

借罐打破判

村人借人家罐未出門打破云未離本處

佩刀刺人判

又有人持佩刀傷人縣以為用刃州以為非仰正判

對

王統

九野太清兆人承愛鑿井而飲方開射鮒之泉持刀以雄仍均佩犢之日澄瀾可汲思抱甕而無階銘刃將揮提剗鍾而可擬故迺旁求假器甫當于銅瓶何輕用傷人有類於鉛筑衡門未出遽覩虧全疎網難容俄聞寘罰訟端斯起異共弊而無憾刑柄終疑遂殊條而靡決慎非投鼠破則宜陪法在鷄鳩傷固難追比盜之詐不亦厚顏用刃之科誠非次骨文慙陸海晷落三晡空有薦於芻詞諒輕塵於藻鏡



行盪甕破判

甲負甕行被乙盪倒甕破索陪乙不伏

奴死棄水判

又景奴死棄水中人告之

對

呂因

延填成器蓋資虛受之功役使為臣同稟最靈之德他人毀棄  
緡鏹之直合訓營竄消淪埋瘞之義無隔甲行負甕雖有賴於  
戴盆景畜家僮情有虧於物義方漢陰之抱汲初未忘機等蜀  
郡之裁書唯資力使既而途遭卒遇瓦解無全命迫力殫舟藏  
共遠不忘情於毀甕乙合償其錐刀方念舊於弊帷景須施其  
薪轉已虧讓行之美更彰速朽之尤折其片言勒陪半價辭名  
丹籍委骨滄流死理應均生情實爽既違掩骼之典且從束矢

之科

同前

閻至為

惟甲與景殊途異致或行因負甕頻類漢陰之實或家有役僮  
不讓江陵之樹既而甕被盪倒奴則云殂鑿坯無返於在甄丹  
籍忽辭於白日原其情理曷以根由責之以陪未盡其意棄之  
於水何太不仁但法貴從寬事或通誤必也康莊廣陌甲負乙  
乘矜其輕肥故此行突將徼其價尚或未懲如其狹路稠人風  
昏日暮邂逅而損知欲何傷若取全陪恐乖設律至如畜生之  
罵猶慮其慙覩犬馬之微不棄其惟蓋藏諸廣柳之內託義彌  
深夢以江魚之腹在情焉取既為人告不可無辜請施懲罰輕  
科以符捨事誅意

夾庚合三判



勅造夾庾少府合三而成規不九科罪

所知哭寢判

又太史令緒所知亡哭於寢門之外人告違禮

對

將勵已

武有七德戎械攸先禮有五經喪紀為重少府秦卿命爵海稅  
孔殷太史吳將疏苗家聲允迪天有成命式裁絃木之規人之  
云亡來展生芻之弔雖圓鑿方柄怕必由之而同汲異瀾區以  
別矣何者弧矢之利張皇國威俯企之義擗節人序理宜器因  
右式自取妙於鳥號禮洽前聞固無譏於鼠刺昔宋公研慮妙  
盡踰山齊婦御哀深辭在野一作弔深辭野何得輕其瑀尊命不審於  
絲言忽彼朋從慟無依於總帳遂使規殊宛轉未全明月之暉  
交喪親人遽異成風之質且天子疏制佇九合以成規友生不

幸拊百身而奚贖魚膠象弭已爽今儀白馬素車全殊昔契造  
虧夾庾豈獻春材哀憊寢門從悲宿草眷茲有失請依漢相之  
科推彼無儀深憐鄒人之識或恐規聞異制制因義而隨時禮  
有異文文緣情而餽悅自須見可而進未必同年擇善而行寧  
俟終日

選擇卒史判

有司選擇卒史以文學掌故備員有比百石以上誦多者先求  
之不得訟如功令

刑罰疑赦判

又甲刑罰之疑俱赦有司并刑上下備省科之云適輕下服諸  
罰有權

對

郭向



政以經邦揆矜刑以禁暴止邪先王論於股肱大易明其噬嗑  
故賢能必佐小大以情立紀綱於天官作規模於秋典其來尚  
矣難可忽諸才有所通或徵諸管庫法有明象乃著自星辰所  
以掌故備負擇先文而後學刑法俱赦執有權而適輕蓋晁錯  
惟勤昔聞其任呂刑高高儀已盡其能與訟者何秩既下於百  
石折一作中者理條不紊於三千必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誦  
先聖之典誥有夫子之文章自合昇之司徒而曰俊仕建功於  
當代垂裕於後昆未能鳴鶴聞天而乃嚇鴟從事誠宜改革徒  
以盈庭息乃訟端寢乎功令如有倫有要不憊不忒定國之慶  
溢高門蕭何之約在閔中雖并制一作不上亦片言可折省之  
可罪甲也有詞法貴從寬難明與罪

菜田徵稅判

菜田舊不應稅州縣令有徵納

閑人執事判

又客戶閑人請移執事

對

孟匪朝

國家分理出轡車董諸田戶歛

一作致

我唐典藝夫周舊官

一作

別農郊以沃墾貫流庸於版圖何歛於菜田之征而失於閑人

之職豈徘徊中曲候

一作俟

周郎之顧將疑後素招子貢

疑作夏

詞然乃疆名既訓耆業須分上下宜繫井立有畝而畝均其易

歲自門及野化

疑作北

以同人若未給於棠陰或恐隨於蓬轉惡

夫外臺徵稅尚起異門客戶請移方狗常職且禮有恒歛豈宜

據於故

一作訖

人改執事何必越於卿賓加于刑便以愛羊廢禮

立案為限知其為地盡足必也政弘通變人急遷移稅錢或致



於所收州縣難詞於為擾事未重詰愚或痛一作諸而執簡書刑使不若凶年人散省其謂何理在甄詳方可窒定

醮子於阼判

得甲醮子於阼素積以戒而尊有禁

醮子於宮判

又醮子於宮玄端以戒而姆加景或告其非禮云古之道

對

晁良真

始乎冠婚是惟達禮貽之訓誠用肅令儀今昔或違沿革斯別始弁髦而便棄實表成人初結褵而遂行或諧嘉偶甲以將鵷襲慶元服就加乙以鳴鳳告祥束薪言往尊奠于禁未虧寧敬之宜姆加其景方昭有行之誨玄端素積雅叶禮經甲阼乙宮信於師古或者之告理實無從

賜告養病判

得甲為群守賜告養病出界歸家法司科奉制不敬之罪訴云予告得歸賜告亦合

乙父在喪毋吉凶門判

又乙在喪毋立凶門或告一家不合二門訴云禮既虞而作主今未有主故以重當一作輕

對

尚理

漢閣官儀揚眉可見魯門喪紀拊膺何言觸甲前由竹符持手稽乙今迹同扶權心專城無時亞室云入轎車尚動落畫弩於尊前杯圈猶存飄總惟於舍不芝泥有制則五馬歸來抑翼無因則九鄒相失周人已歿合殷禮之前虞漳濱未痊罷淮陽之獨卧稱賜則元非奏請出自宸衷言主則今者姑為乃闋喪後



病不堪理河內無借寇之談門或已施淹中絕問喪之禮哀欲從重法貴從輕既無不敬之刑恕此訴云之罪三削膏疑禮十捫蓬心恨流落之多年辱清通之此問愚所不盡謂極事宜

### 漆室染瘡判

逢故人引入漆室遂患漆瘡訴云料理我

### 緋衣版授判

又景版授刺史著緋袍村正人不合

### 對

甲以芝蘭同味早託葵歌景以蒲柳侵年方忻艾壽煙火相接昔是往來雷雨或覃即承恩造鷄居鴉疑作鷲飲共申東戶之遊鶴髮雞皮載照西山之景既無猜於杵臼遂有奉於絲綸携手入門引故人於漆室披襟就服僭常例於緋衣乙殊聶政之容

相看不識景方龐統之秩即事何慙頭面有瘡自均無過耳目不審豈假論辜拊其訴端堪取笑於周客詳其告狀欲何罪於堯封染患自是晦明在法寧知老耄探情未虧於通怒據律不犯於正條便宜嚴霜慮傷非罪乙與村正咸釋為宜

### 戰勝銘功判

得小侯戰勝作彘器銘林鍾軍正訟言妨時云示子孫

### 火災貯水判

又巴東每歲大火災廉使無術禁止唯令鑿池積水人戶稱勞

### 對

理國之宜有時用戰為政之要莫先利人先王以禁暴詰姦良使以移風易俗訓兵習武熊羆之士卒在和積習生常印焚之火災歲有御枚枝被練必徇死而輕生飛焰浮煙或焦頭而爛



額小侯以出車受服始希分聞之威廉使以建節乘輅方展奉  
帷之惠功成戰勝知彼竭而我盈令行禁止用防微而慮遠林  
鍾有作同李武之克齊瓊宇無施類國僑之相鄭軍正有訟均  
夫臧仲之非人戶稱勞昧彼廉公之化京觀不築楚功既存積  
塗而防宋災以免因人之功不可臧示之道何施利物之惠爲  
多無術之談或爽備諸前史焉敢費詞

毒藥供醫判

甲聚毒藥以供醫事有疔瘍者造焉十失四乙告違法

登高臨宮判

又景登高臨宮法司斷徒一年半景訴云令所

對

魏牧

人生百年飲食過而生疾帝臺三襲趨拜乖而則刑故良醫之

門固多病者而望苑之地胡可窺焉甲則業謝醫工景乃行同  
惡少雖有求於毒藥失在疔瘍乃無狀而登高俯其宮闕彼非  
上藥疾者無瘳此昧古人行不由徑况驗地盃之影輒欲蠲疴  
而職龍樓之尊方能起敬醫未三代得無恥之登而四臨過亦  
甚矣徇周禮而已失宜其息言按呂刑而故違合從臧坐則史  
有疔之者不俗疑而自除無賴之徒狀軼而知禮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五十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程